

中國邊政

第四十八期

▲目 錄▼

祝中國國民黨建黨八十周年

十八世紀的鮮卑遊記……………趙 尺 子

「至元譯語」字詞考釋（五）……………哈 勒 楚 倫

內蒙人民的願望……………恩 和 塞 汗

滿洲文獻小論……………胡 格 金 台 譯

「成吉思汗傳」之七一（續）……………Harold Lamb 著
史 耀 古 譯

新疆之旅……………台 克 曼 著
宋 念 慈 譯

評書

介評幾種罕見之有關蒙古論著……………懿 華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祝中國國民黨建黨八十週年

本社

本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中國國民黨建黨八十週年的喜慶日子。八十年是一個很長的時期，再過二十年，便是整整一個世紀。現在它的黨齡雖然還不夠一個世紀，但它已跨越了十九和二十兩個世紀，而這兩個世紀，恰是人類自有史以來，科學最發達、思想最激盪、帝國主義剝削壓迫弱小民族和落後地區，最瘋狂劇烈的時期，也是反奴役、反專制、爭民主、爭自由、爭獨立的最熱烈、開花而又結果的時期。在這八十年間，中國國民黨曾付出了嚴重的代價，飽經憂患，歷盡滄桑，它眼看着頑敵一個個倒下，奸謀詭計一個個揭穿，它真可稱得上是一個有正確主義、堅強信仰、偉大領袖、以歷史文化為背景的社會基礎，和廣大群眾的革命政黨。正因為它是一個革命民主的黨，所以它纔不與一切專制獨裁的偽裝黨派妥協，也正因為它是一個戰鬥的黨，所以它纔不惜和一切假革命、真反動、諸如軍閥、官僚、保皇黨、共產黨、帝國主義、姑息主義、漢奸、走狗之類，作理論的和武力的鬥爭。

八十年雖是一個漫長的時間，但是這個黨並沒有老，反之，它的精神却愈為振奮，組織却愈為堅強，它的主義却愈為發揚光大，它的革命業績也愈為輝煌。

八十年間的戰鬥，使這個黨有如處於魔火中的鍛鍊，它已成了金剛不壞之身，一切渣滓都隨時代的狂潮淘汰淨盡，警覺性高，致奸宄無所遁形，包容性大，致門閥派系之謬見無存，在組織方面，合千萬人的心為一條心，全體一致服從總裁的領導；在理論方面，不偏於唯物與唯心，唯繼承總理遺教、遵奉總裁言論，天人合一的哲學，在努力奮發中，求知求行，所以它成為一個不畏艱難、不懼橫逆的大智、大仁、大勇的黨，一個不畏強禦、擇善而固執的黨。

中國國民黨於民國紀元前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由國父創立於檀香山，當時它的名稱叫做興中會，其所以叫興中會，即因其目的在於推翻滿清專制腐敗的政府，而建立民國。自是以來，歷經十次艱難險阻的英勇革命行動，先烈拋洒千萬顆頭顱熱血，而創建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這是有國父纔有興中會，有興中會纔有中華民國的史實。

興中會於民前七年改組為同盟會，民國元年再改組為國民黨，成為公開的普通政黨，民國三年再改組為中華革命黨，民國八年十月十日再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以迄於今。在這中間雖經過了多次改組，革命任務雖時有不同，然革命精神却始終一貫，無稍變更。

因為中國國民黨是一個建國的黨，所以它和中華民國同其命運，每逢國家遭遇困難，也就正是黨努力奮發、誓死救國的時候，誠如國父所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所以當國家對敵作政治、軍事戰鬥之際，同時也就是黨在另一方面，在另一戰場，為維護國家生存和人民利益，而對敵作戰，實踐救國主義的時候。諸如在建立民國之後，復曾推翻袁世凱僭位稱帝，及其與日本所簽訂之賣國條約。宣布民族、民權、民生政策，由國父與蘇俄代表越飛聯合宣言，認為共產主義及蘇維埃制，均不能施行於中國，北伐、清黨、統一中國，領導全面抗戰，廢除不平等條約，在開羅會議中宣言，決定戰後中國東北四省及台灣、澎湖列島之領土，歸還中國。迫使日本投降，光復淪陷五十年零一百五十六天之台灣，重歸祖國。製訂憲法，在聯大會議控訴蘇俄侵略暨譴責匪幫，實施三七五減租及耕者有其田條例。締訂「中日和約」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廢止「中蘇友好條約」，展開復興中華文化運動，激勵國人莊敬自強，獨立不撓之精神、從事十大建設。

綜合以上八十年來中國國民黨所擔負的歷史使命，旨在爭取國家民族之獨立自由，與人民之經濟平等，簡括其在歷史上所創下的功績，或其對國家的重大貢獻，可分為創建民國、完成統一、抗戰勝利和中興復國等四大時期。

民國之前，中國為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制國家之一，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內有暴政的荼毒，賴有國父領導革命，推翻滿清，創建民國，開東亞自由民主制度之新紀元。但袁世凱、張勳等庸愚落後分子，竟妄思違背時代潮流，恢復帝制，軍閥竊國，毀壞約法，均賴國父率領同志艱苦奮鬥，推毀叛逆，重奠國基。

民國十三年，當南北各省仍由軍閥割據情況下，國父在廣州一隅開始講述三民主義，創立黃埔軍官學校，整軍經武，改組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留下了千秋萬世永可遵循的建國方針，和捍衛國家的國民革命軍武力基礎。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國父逝世於北平，但却因此而北方播下了革命種子，當國父自天津初到北平，官民到車站歡迎者，有萬人之多，當他出殯之時，執紼送喪者綿亘二十里，有數十萬人之衆。民心之向背，於此可見。

國父生前曾一再督師北伐，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今總統蔣公督師北伐，至十七年底而統一全國。正當我政府積極從事建設之時，中國共產匪黨在蘇俄帝國主義策動之下，紛在江西、湖南、廣東等地暴動，日帝更嫉我統一建設之成功，遽而於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發動所謂「九一八事變」，製造偽滿傀儡，更進而向中國全面侵略，夢想於數星期內滅亡中國，殊不知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下的中華民國，已非顛覆腐敗的滿清政府所可比。故自盧溝橋抗戰之聖火一燃，八年之間，我全國軍民在中國國民黨的領導之下，愈戰愈勇，卒使日帝屈膝投降，光復台灣，再度完成統一全國的偉大事功。

然在全國上下歡欣鼓舞、一致慶祝勝利復員聲中，共匪與俄帝狼狽為奸，突起全面叛亂，致我大好河山，竟淪為共匪宰割下的人間地獄。我政府暨中國國民黨相繼自廣州播遷來台，在總裁領導下，改造黨的組織，實施憲政，實行土地改革，積極從事政治、經濟、國防、文化教育、社會等各種重大建設，二十年之間，使人民在政治上得到自由民主，在經濟上得到富裕而平等的幸福，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國民每人所得占亞洲之第二位，故自建設方面說，台灣已為三民主義之模範省，足資光復後大陸各省所效法；自戰略地位上言，台灣已成為西太平洋反共抗俄之基地，為東南亞與東北亞之樞軸，在東亞局勢中，有舉足輕重之勢。益以海外僑胞及大陸同胞的歸心嚮往，在執政黨領導下的政府，自然成為中華全民族所仰望的救星。

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國國民黨建黨八十週年紀念之日，十屆五中全會也擇於是日召開，又適值大陸匪幫分崩離析之時，自極富意義。中國共匪譬如騙人的金光黨，不知者以為他手中的金銀珠寶件件都是價值萬金的上好貨色，但不旋踵便被發現了那是贗品，中國共匪就儼然是騙人的金光黨，大陸上千千萬萬的人，都會受它的欺騙，轉眼之間它不但騙去了財物，還奪去了被騙者的自由和生命，所以他和殺人越貨的強盜無異。現在世界上許多國家，還要極力姑息，和它拉攏，意思無非想藉此而免禍，實際上將適得其反。這真值得世人警惕。中國國民黨建黨八十週年，反共的戰鬥經驗異常豐富，因此我們相信它必能以主義的信仰力量 and 建設成果，領導民衆，擁護政府，消滅共匪，光復大陸，不過我們在樂觀之餘，還盼望中國國民黨多加警惕，古語說：「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我們不能再對外人持有幻想，老實說像美國這樣戰時的盟友，前自羅斯福，後至尼克森，沒有一個不是出賣中國的，我們不必專講「道義」，因為他們的心目中唯有「利害」，我們要莊敬自強，要自力更生，不要再存依賴心理。至於企圖以黨為終南捷徑、不思為黨服務、為國盡忠和為民前鋒之黨員，尤不可再容其混迹於黨內，因為去腐纔能生新，去了害群之馬，黨紀纔能伸張，黨纔真正能發揮戰力。

一個人的八十大壽如果值得慶祝，則一個飽經憂患、肩負國家民族興亡重任的黨，它的建黨八十週年，自然更值得慶祝。在此我們深深盼大會能於檢討過去工作得失之餘，更加策進心理建設，記取血肉教訓，人人能自信自立，人人能自奮自強，則決議雖少，而期其切實能行，陳義雖低，而必期其能有助於反共復國，則國父建黨乃為建立民國，後死之同志必須信仰主義，服從領導，承担起救國救民的大責任，方不負這一次大紀念。否則徒相聚一堂，對往事唏噓感歎，甫聆教訓，轉身即成馬耳東風，則於事何濟？謹以此區區之意，作獨堯之陳，用伸祝賀之意。也盼望此次大會將成為中國國民黨再革命、再革新、再進步、爭取反共復國最後勝利的大轉機！（慈）

十八世紀的鮮卑遊記

—圖理琛「異域錄」擇要新註

趙尺子

一、鮮卑地方

明朝神宗萬曆十年，西元一五八二年，俄寇滅亡了元太祖後裔受封的鮮卑汗國（滿蒙語 *Šiber Hagan Hukilege* 漢文鮮卑 后君 或 *□□□* 國，說文「或，邦也；國，邦也」），分路東侵，至清朝聖祖康熙二十八年，西元一六八九年，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於是從東漢、北魏、唐、元都原為中國領土的鮮卑地方，被顛覆的清廷承認為俄寇的領土。數百年來，更由於鮮卑地方被意大利神甫利馬竇譯音為「悉密利亞」，我國近代地理圖書上又譯音為「西伯利亞」，致令中外人士都不知道鮮卑地方本來是「中華民族更老的家」（李濟博士語）了。直至清朝史地學家何秋濤、丁謙、梁啟超等氏考證得知所謂「西伯利亞」原為鮮卑地方，而鮮卑宗族自夏、殷以來就「即紂」（見禹貢）於中華民族，夏名織皮、周初名東胡、戰國名鮮卑、清朝名錫伯、織皮、鮮卑、錫伯古音都讀「西伯」即「西伯利」。

二、圖理琛何許人？

直到十八世紀二十年代，才有我國報聘土爾扈特國（今名卡爾馬克）特使圖理琛，由北平經張家口、察哈爾、蘇尼特（蒙文 *ᠰᠤᠨᠢᠲᠤ*，漢文能畢，即匈奴）、庫倫、布里雅特、渡貝加爾湖，由伊爾庫次克，經安加拉河水行，至葉尼塞斯克，轉托木斯克，經鄂畢河，至托波斯克、梯尤門、喀山，沿窩瓦河，抵土爾扈特（黑海北岸），來往三年，著有「異域錄」三萬餘言，會經何秋濤、丁謙兩氏註釋，何註收入「朔方備乘」，丁註收入「蓬萊軒地理叢書」。圖理琛是尼布楚條約訂立以後第一位深入鮮卑地方的大員，「異域錄」是中國人所寫的鮮卑傳——三國志鮮卑傳、後漢書鮮卑傳及以下各史鮮卑傳裡最有價值的一篇。圖氏字瑤圃，葉赫人（今為滿族之一部），出阿顏覺羅氏。由內閣中書陞侍讀，調兵部員外郎，特陞職方司郎中。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出使土爾扈特國。五十五年三月返回北京。著「異域錄」并繪有地圖，親呈御覽。

三、北京到貝加爾湖

以下是「異域錄」擇要。擇要注重交通路線及宗族狀況，并就原文域名、地名、山名、水名、族名略予加註，以供讀者對照參考。

「康熙五十一年（註：西元一七二二年）五月自京師起程，經張家口、察哈爾、外蒙古，七月下旬抵中俄交界蘇布克圖。二十三日至楚庫柏興，在色楞格河南岸（註：色楞格河係蒙語，發源於外蒙古肯特山，向東北流入貝加爾湖。柏興為蒙語 *Bagin* 滿語同，意為一詳建築物，*bag* 即漢文「堡」字，丁謙譯為城邑，不確。明史譯音為「板升」）。俄官迎至公館安歇。俄官言：『天使前來，業已遣觀察罕汗（註：蒙語 *chagaa*，即漢文察哈爾及薩哈爾，白色的皇帝之意，此指俄皇。元秘史亦見察罕汗一詞，十三世紀即會出現於蒙古文獻中），惟回音未至，不敢令天使前往。』住五個月，有三日。楚庫柏興四面皆山。俄人、蒙古人二百餘戶（註：今布利亞特 *Buriat* 蒙古）。」

「五十二年（註：西元一七二三年）正月十八日至烏的柏興（註：今之烏蘭烏德，蒙語 *Ulaan Uud* 意為紅的柳樹 *Ulaan* 漢文寫經口緯，烏德 *ud* 未造出漢文。蒙古遍地紅柳，即樺木）在楚庫柏興東北二百餘里。二十一日至柏海兒湖（註：今貝加爾湖，西漢時譯北海，蘇武牧羶處）南岸索爾斯克（註：索爾當即索倫，蒙文 *Solor*，斯克係俄文 *sk*，城邑之意），有布拉特蒙古（註：即布利亞特 *Buriat*）五十餘戶。二十二日至柏海兒湖北岸（註：踏冰而過）果落烏斯那（註：蒙文 *Goroo*，水上人家之意，*gor* 即漢文家寮，烏斯即雨水，那字下，丁謙謂缺雅字，故另圖譯為郭落烏斯那雅，那雅蒙文作 *noaa*）。

四、伊爾庫次克至拓跋城

「又三日至厄口命城（註：今譯伊爾庫次克）。五月初四日舟行（註：總安加拉河向西北行），凡十九日至伊爾謝柏興（註：今葉尼塞斯克），水程三千餘里。俄人呼索倫為喀穆尼漢，又曰通古斯（註：今譯東古斯，回語 *tege*，意為猪，漢文作豚豬，表示多數。史記作東胡，即鮮卑人。閏五月初五日自根的河舟行二千五百餘里，經過羅斯納牙爾及茹斯河等村落。有一種人類索倫，名鄂斯提牙斯克，在揭的河兩岸林木內散處捕貂（註：元太祖令札赤收獵失必兒等林木中打牲人，見元秘史，當即此種人。索倫即失必兒 *šibir*，周朝譯鮮卑，今東北地名尚保存「西伯利」全部譯音，即鮮卑利）。出揭的河，入鄂布河（註：今譯鄂畢河。鄂畢蒙文 *or*，牝水獺，漢文作「獺」，或作獺，說文云：「獺，獺也」。河中產獺，俄人譯 *šibir*，甚確，我譯鄂畢，遂不知原文係蒙古語），十六日至那里穆柏興。那里穆在麻科斯科西北。鄂布河自南來（註：源出今薩彥嶺即何秋濤所見俄國通古斯河南之大鮮卑山），大於伊爾謝河（註：今譯葉尼塞河，非蒙語即滿語）。二十四日至蘇呼特（註：民族名）柏興。二十九日至薩馬爾（註：民族名）斯克。由

哈爾巴(註：丁謂在裏海東面)、策吁拉布坦(註：魏源謂即準格爾汗之名)三國俱連界。計穆斯科在塔喇斯科東南(註：東南為東北之誤)二千五百餘里，託穆河自東南來，入鄂布河。柏興在託穆河東岸，居千餘戶，俄人、塔塔拉、貨通及克爾紀斯(註：今譯吉爾吉斯)、厄魯特(註：今準格爾蒙古)各種人雜處。近託穆斯科百里內有小柏興四五處，俱俄人住；其河岸林藪皆塔塔拉散處，採捕納貢。越十五宿至伊爾謝柏興(註：本文四節的葉尼塞)二月初四日起程，由水路行十日至伊里穆城，在伊爾謝(註：即前註葉尼塞斯克)東南二千餘里。自伊里穆城東南行往厄爾庫(註：即本文四節厄爾庫城)，千百餘里，亦由昂噶河(註：即本文四節的安加拉河)舟行。三月二十七日回至京師(註：是我軍擊走準格爾叛部策旺拉布坦，收復哈密)。

七、書後

圖琛理此行的最大收穫和給予後人的影響，是沿途發現了許多中國古宗族的存在：在楚庫柏興發現了蒙古人(本文三節)，就是今天的布利亞特；在索爾斯發現布利亞特五十餘戶(本文三節)；在伊爾庫次克到葉尼塞柏興三千里水程中發現了索倫，(時滿洲人均知吉黑兩省有索倫人)；在揭的河水程二千里中發現了「類索倫」，在林木內捕貂(本文四節)；在鄂畢河沿岸發現了白韃靼人即鮮卑人(本文四節)；在鄂爾濟斯河至狄穆演水程中又發現「類索倫」的鄂斯提牙人及韃靼人(本文四節)；在拓跋城途中發現了白韃靼，并記明「俄人云係庫程汗之人，又名貨通」，「自託波兒(即鮮卑拓跋城)歸并俄國後，將伊等散處於阿爾泰山沿鄂爾濟斯河及拓跋城並喀山等地方」(本文四節)；在西鮮卑斯克發現了布利雅特、索倫、烏良海(烏恒即烏梁海)和吉爾吉斯人(本文四節)；在拓跋城到土默特(第烏門)途中發現了白韃靼(本文四節)；在土拉河到雅班沁又發現了白韃靼人(本文四節)；在黑林諾付到卡山途

「至元譯語」字詞考釋(五)

哈勒楚倫

「至元譯語字詞考釋」一文已先後刊載於本刊四十三期、四十四期、四十六期及四十七期，本期續其後刊列。筆者雖多年致力於蒙古語文之研究，唯學海無涯聞知有限，尙祈海內方家多賜指正。

捌、走獸門(二十二字)

二五七、龍——「滕急赤」。按「龍」之近代蒙古語稱為「LUU」(64)，而非為「滕急赤」。「滕急赤」之蒙古語音為「TENGECHI」(65)

中又發現了白韃靼(本文五節)；自卡山到烏里雅諾夫途中又發現白韃靼(本文五節)；自烏里雅諾夫到薩萊途中又發現白韃靼(本文五節)。返程自拓跋城到塔塔爾斯科也發現白韃靼(本文六節)；自塔塔爾斯科到托本斯克中也發現白韃靼(本文六節)；在托本斯克到葉尼塞斯克也發現了白韃靼、吉爾吉斯、厄魯特等人(本文六節)。這只是一條路線，就有那麼多的古中國人；若據以推測，整個鮮卑地方大約距離克魯泡特金所估計的五十餘萬人(見「西伯利亞問題論戰」——八頁拙文)不相上下。可惜圖氏諱言韃靼(他本人和滿洲人都是白韃靼即代岱 *daï*)，都用了「塔塔拉」的譯音，只有索倫用了康熙皇帝所熟知的名稱，因而他的這篇足堪比美張騫通西域報告(在史記中)的大著，未被清廷所重視，十二年之後，又簽定恰克圖條約(雍正五年西元一七二七年)承認了外蒙古以北的鮮卑地方全歸俄國。

俄國本是在吃光了東歐蒙古人——滅欽察、卡山兩個蒙古汗國之後，轉向東方來追滅蒙古的另一個鮮卑汗國。他們不懂蒙古古文，更不知有滿洲語——鮮卑語。吞併鮮卑汗國後，便將滿蒙語的 *siber hagan hukledge* (鮮卑汗國)譯音成為俄文，記入地圖；地圖翻成英文，成為英文的 *siber*，下加拉丁文義為地方的 *a*，成為 *siberia*；清初，利馬竇譯 *siberia* 為「悉密利亞」，圖上一切蒙文、滿語的名稱也全變成漢文錄音名詞。因此四百年來，除了何秋濤、丁謙、梁啟超三氏之外，便無人知道所謂「西伯利亞」(*siberia*)是何地了。俄國人也只知道東方人名為韃靼，更分不清誰是黑韃靼(蒙古)誰是白韃靼(鮮卑、索倫)，乃寫成 *taïar*；我們(包括圖理琛在內)譯成「塔塔拉」，也就無人再懂得 *taïar* 是誰人了。現在把圖氏這篇報告擇錄，加上新註，并由老友周祉元先生繪成「鮮卑地方大地圖」，希望中華民族的兒女，學習這篇由於地圖之誤譯而迷失了數百年的中國「歷史領土」，滿蒙漢聯合起來，解救那一千兩百餘萬萬里的鮮卑。

，一般文獻中漢意「龍」之蒙古語均為「LUU」而非「TENGECHI」。據加州大學印行之蒙英字典所記：「LUU」一詞為西藏語「KLUU」(616)(龍)之借用語，唯筆者却認為係土耳其古語「LUI」(LU)漢意「龍」之借用語。

十二屬性(屬獸)中除了「龍」一屬獸外均為田野中所常見之動物，也是動物園內常見動物。唯獨「龍」則只「聞見」却未曾「親見」其原相，一般人對「龍」之印象只得見於繪畫、彫刻品、影象、畫片及書籍描述而已。泰西人

污稱「龍」為「病蛇」，將「龍」與「恐龍」連想在一起，其對「龍」之印象極其模糊，對「龍」之重視不及東方人，亦不言可喻。反之，東方人眼中則將「龍」擬神化，認為「龍」是最為吉祥之物，禮記、禮運篇即有麟、鳳、龍、龜為四靈之說，一般喜慶宴會上喜用「龍鳳呈祥」，又有「龍穴」必出天子之說，皇帝御用器物亦均以「龍」標示，如龍袍、龍杯等。元定宗貴由可汗時代，蒙古喀刺和林城，於其可汗宮殿外客廳門前即豎有兩棵銀樹，樹上各攀附著兩條金龍，一條口中流出馬奶酒，一條則流出蜂蜜，另一條流出烈酒，另一條則口洩清水，蔚為壯觀。由於「龍」之被擬神化，因此自然地與崇神敬祖之佛教聯在一起，蒙古之佛教（喇嘛教）乃源自西藏，因此語言中很多受西藏語之影響，「龍」之原來蒙古語乃被西藏語之「KLUU」所代用，其原來蒙古語詞「TENGECHI」，乃逐漸被淡忘不復使用。這是語言學上所稱之約定俗成現象。

蒙古語「LUU」詞亦可能為土耳其語之借用語，因蒙古語、土耳其語乃屬同一語系，兩種語言有其共同母語。土耳其語古語「龍」為「LUI」或「LÜ」，（近代語則為「AIDAGAR」，維吾爾語亦同此稱。）蒙古語「LUU」音與土耳其語「LÜ」（LUI）音較近，如撒開宗教、信仰、風俗關係不談，則「KLUU」詞將不可能與蒙古語「LUU」詞發生關連。站在語言學立場來分析，蒙古語「LUU」一詞借用土耳其古語之可能性較大；但如站在民俗學立場來分析，則借用西藏語「KLUU」之可能性也不少，二者孰是孰非？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至元譯語」於「龍」一詞不說「LUU」，而說成「TENGECHI」。「TENGECHI」詞與「TENGER」（²⁵）、「TENGE」（²⁶）、「TENGEGE」（²⁷）有關。「TENGER」漢意為「天」，「TENGE」漢意為「力氣、技能、才能」，「TENGEGE」漢意為「氣力、才幹、力量」。「TENGE」於有些蒙古方言音變成「TENGEHE」，「TENGEGE」亦有變成「TENGEHE」者。「天」（TENGER）接「人」（-CHI）而為「天人」，「天人」於蒙古語為「TENGE-CHI」（²⁸）（刪去「r」尾音，接以「-CHI」（人）之接尾詞）。同樣地，「有才能的人」其蒙古語為「TENGE-CHI」，「有力量的的人」其蒙古語為「TENGE-CHI」（²⁹）。按蒙古語法，凡動詞或名詞之後加「人」時只需於該詞之後綴連「-CHI」語尾，正如英語之於動詞之後加「er」，「or」，而成為名詞。「天人」與「有才能的人」於蒙古語詞中皆為「TENGE-CHI」，其方言音為「TENGE-CHI」，「TENGECHI」之蒙古漢字正與「滕急赤」相吻合。依據我們傳統之觀念：「龍」為至高無上、君臨天下者之表徵，蓋「龍」之神聖有如「天人」；「龍」既為君主之象徵，自然是最「有力氣、有才能的人」，因此「龍」、「天人」、「有

力氣、有才能的人」乃為同意語，「龍」自然亦稱為「TENGECHI」。語言多為約定俗成，原為一詞三意者，自然也將於日後使用方便上，逐漸產生新詞，以應所需。「龍」之近代蒙古語即於約定俗成下借用了西藏語，而改稱「LUU」，「TENGECHI」乃成為「龍」之蒙古古語。「至元譯語」中「龍」標註為「滕急赤」（TENGECHI），而不為「魯」（LUU），足徵「至元譯語」為保存蒙古古語語科最多的一部書。

二五八、虎——「八索」。按「虎」之蒙古語，口語為「BAR」（³⁰），文語為「BARS」（³¹），「八索」為「BARS」之蒙古漢字音注，唯「八兒思」較近其音。又蒙和辭典（韓穆精阿主編）則另有「BETÜHI」（³²）及「LIMBAR」（³³）二詞。（土耳其語「虎」為「PARS」與「BARS」音甚近。）

二五九、獅——「阿溫蘭」。「獅」之蒙古古語為「ARSLAN」（³⁴），其音譯宜為「阿思蘭」，或為「阿爾思蘭」。「溫」應是「思」之誤寫。

二六〇、豹——「吉里必被兒鬼」。按蒙古語「豹」為「IRBIS」（³⁵），其音譯應為「伊里必思」，「吉里必被兒鬼」與其音相去甚遠。「吉里必被兒鬼」與蒙古語之「ELBENGÜ」（³⁶）音相近，「ELBENGÜ」之漢意為「貉」而非「豹」，「貉」又作「BORHI」（³⁷）另有與「豹」相似之動物名為「紉」者，蒙古古語為「ALIRBAS」（³⁸），其音譯為「阿里爾八思」。此外又有「GERELIG」（³⁹）一詞，為似豹之動物，音譯為「吉里里格」。此處所言「吉里必被兒鬼」是否為另一類「豹」之另一稱，尚待研究。

二六一、象——「詐安」。「象」之蒙古古語為「JAGANA」（⁴⁰），依據蒙古語法逆行同化原則，「JAGANA」之口語應為「JAN」，「詐安」為「JAN」之漢字音注。

二六二、駝——「探麥」。「駝」之蒙古古語為「TEMEGE」（⁴¹），其音譯應為「忒莫格」。依據蒙古語法逆行同化原則，其口語形為「TEME」，其音譯則為「忒莫」。此處之音譯「探麥」與其蒙古古語音略有出入。

二六三、牛——「无哥兒」。「牛」之蒙古古語為「ÜHER」（⁴²），有些地方方言音為「UKER」（⁴³），其漢字音注為「無哥兒」，「无」係「無」字之古字。

二六四、犢——「土渾」。犢係牛犢，其蒙古古語為「TUGUL」（⁴⁴），「土渾」與其音大有出入。「土」為「土」之誤寫，唯「土渾」與其音亦略有出入，「土渾」較近其音。

二六五、驢——「按只哥」。「驢」之一般蒙古古語為「ELJEGE」（⁴⁵），口語形亦為「ELJEG」（⁴⁶），「按只哥」與其音略有出入，「額勒只哥」較近其音。

二六六、驢——「落索」。驢之蒙古語為「LAGUSA」(639)，有些人亦說成「LÜESE」(640)。按「LÜESE」係漢語「驢子」之借用語，「落索」為其漢字蒙語音注。如依「LAGUSA」音注，「落索」亦近其音，唯「落」應讀成「力么」之方言音。

二六七、羊——「忽你」。蒙古語「綿羊」為「HONI」(641)，「山羊」為「IMAA」(642)。「忽你」係「HONI」之蒙古漢字音注，而「HONI」只指綿羊，非泛稱之「羊」。「羊」於蒙古語無泛稱。「IMAA」音譯為「意媽」。

二六八、羔兒——「忽魯罕」。按蒙古語之「綿羊羔」為「HURUGA」(643)又稱「HURUGAN」(644)。「忽魯罕」為「HURUGAN」之蒙古漢字音注。又「山羊羔」之蒙古語為「ESHIQ」(645)，其音譯為「我希格」。「忽魯罕」(HURUGAN)單指「綿羊羔」不能泛稱「羔兒」。

二六九、羯羯羊——「薛里哥」。「羯羯羊」係去勢的大山羊，其身形高大，有別於一般去勢山羊，蒙古語為「SERHE」(646)，「HE」發喉塞擦音，「薛里哥」與其音略有出入，宜音譯為「色里合」。「一般去勢山羊蒙古語為「ER IMA」(647)，種山羊則稱為「UHUNA」(648)。

二七〇、羯羊——「兒哥」。「羯羊」係指去勢的大綿羊，有別於一般去勢綿羊，蒙古語為「IRHE」(649)。此「IRHE」於一百頭羊群中才會有一頭，此羊尾部特為龐大，於起來走動之時常需主人之扶持。「IRHE」宜音譯為「亦兒哥」，「兒哥」則與其音大有出入。一般去勢綿羊之蒙古語為「ER HONI」(650)，種綿羊為「HUCHA」(651)。

二七一、豬——「唐兀四」。「豬」之近代蒙古語為「GAHAI」(652)，「唐兀四」係蒙古語「TUNGUS」(653)之音譯，亦音譯為「通古斯」。蒙古語之「豬」即稱「TUNGUS」，土耳其語之「豬」亦稱「TUNGUS」。通古斯族習慣將頭髮梳一長辮於腦後垂下有如豬尾巴，而土語，蒙古古語之「豬」亦稱「TUNGUS」，是否為巧合抑或為假借語？有待進一步研究，如係為假借語，則必屬惡意，故應避而不用，以維民族自尊，蒙古語已老早不用「TUNGUS」釋義「豬」，而另用「GAHAI」一詞，其音譯應為「嘎害」。

二七二、母猪——「賤井」。蒙古語「母猪」為「MEGEJI」(654)，口語形為「MEGTI」(655)，係漢語「母猪」之借用語，故其蒙古漢字音注宜為「母猪」。「至元譯語」中之音譯「賤井」二字罕見於漢字語彙中。

二七三、山猪——「匣邦」。「山猪」為「野猪」，近代蒙古語為「HEERIN」，GAHAI」(656)其音譯為「合格林嘎哈衣」。「匣邦」疑為蒙古古語「HABAN」(657)之音譯。「匣」與「HA」音略有出入)，「HABAN」為大公猪，並非山猪。

二七四、狗——「訥和」。「狗」之蒙古語為「NONAI」(658)，「訥和」與其音略有出入，其蒙古漢字音注應為「訥害」或「訥和」。

二七五、小狗兒——「哥羅千」。「蒙古語「小狗」為「GÖLGEI」(659)，「狗仔」為「GÖLÖGEN」(660)。「哥羅千」為「哥羅千」之誤，「哥羅千」係「GÖLÖGEN」之音譯。

二七六、細狗——「阿撒立」。「細狗」係指打獵用之好狗，蒙古語為「TAIGA」(661)或稱「TAIG NOHAI」(662)，前者宜音譯為「太嘎」，後者宜音譯為「太各訥害」。蒙古地方對於個人所珍愛的禽鳥皆分別命名以巧名，對狗或獵犬則以兇猛的鳥名命名如「HARCHIG」(意老鷹)，或依狗的外相命名，如「DORBE」(意四眼的)。此蒙古漢字音注「阿撒立」，難以意會其究指何物？想必為一隻獵犬之名稱。

二七七、貓兒——「蜜溫」。「蜜溫」與以上各詞相去甚遠，如為「蜜鬼溫」則較近「MIGUIN」之蒙古語音。

玖、蟲魚門 (九字)

二七九、龜——「牙速度乃哥」。「蒙古語之「YASUTU LAG」(663)為「龜」之泛稱，另有「龜」有別的釋詞——「龜」為「YASUTU MELEHEI」(664)，「龜」為「LAG MELEHEI」(665)。「牙速度乃哥」為「YASUTU LAG」之音譯，唯「乃」字如改為「刺」字而為「牙速度刺哥」，則較近其音。

二八〇、魚——「只海速」。「蒙古語「魚」為「JIGASU」(666)，口語形為「JAGAS」(667)或「JAGASUN」(668)。「只海速」與「JIGASU」略有出入，宜音譯為「只嘎速」。

二八一、蟹——「裏里擲哥」。「蒙古語「蟹」為「NAIMALJI」(669)，應音譯為「乃馬勒吉」。「裏里擲哥」與之出入甚大。「裏里擲哥」為「SHORUNOG」(670)之音譯，其意為「帶尖腳的」，「蟹」是帶尖腳的水裡動物，故以取之為名。又察哈爾方言「蟹」為「DIRINSU」(671)。

二八二、蛇——「沒至」。「蛇」係「蛇」之俗字。蒙古語「蛇」有兩種稱詞：一為「MECHIN」(672)，一為「BECHIN」(673)。「MECHIN」如去其名詞性「N」語尾音，則成為「MECHI」(674)，「沒至」近其蒙古漢字音注。泛稱之「MECHIN」宜音譯為「沒赤風」。

二八三、蝎——「林」。按一般蒙古語裡「蝎」字爲「HILINGCHITU H ORHOI」(81)，如是「蝎虎」——即俗稱之「守宮」——蒙古語爲「GÜ RBEL」(82)，口語爲「GÜRBELTEI」(83)。蒙古漢字音注「林」與以上各詞出入甚大。「蝎」應指「蝎子」而言，其蒙古語應爲「HILING CHITU HORHOI」，應音譯爲「黑林齊士好如海」，「林」只是中間一音節「-LING」之音譯，「LING」與「蝎」意不合。

二八四、蜂——「着哥」。蒙古語「蜂」爲「JOGEI」(84)，「着哥」之下應加「衣」字而爲「着哥衣」，始能音義相吻合。

二八五、胡蝶——「魯里百哥」。「胡蝶」爲「蝴蝶」爲「ERBEHI」(85)，口語形爲「ERBEHE」(86)。「魯里百哥」與其音有所出入，宜音譯爲「額魯百哥」，「魯」應讀成輕聲，始能音義相合。

二八六、蟻子——「溫費渴真」。蒙古語「蟻子」(「蟻蟻」)爲「SHIRGU LJ」(87)，宜音譯爲「錫婁渴真」。如依蒙古語法，古語釋名詞語尾多加「N」尾音，則「蟻子」爲「SHIRGULJIN」(88)，其音譯即爲「錫婁渴真」。「溫」爲「錫」之誤寫。

二八七、蚊子——「播勾拿」。蒙古語「蚊子」爲「BATAGANA」(89)，口語形爲「BATGAN」(90)，「BATAGANA」宜音譯爲「播忒勾拿」，「播勾拿」於「播」之下應加「忒」字始能音義相合。

拾、草木門 (二十三字)

二八八、草——「愛石速」。「草」之蒙古語爲「EBESÜN」(91)應音譯爲「俄必遜」，或音譯成「愛百遜」。如去其名詞語尾「N」尾音，則「草」爲「EBESÜ」(92)，可音譯成「愛百速」，「石」爲「百」之誤寫，「百」與「BE」音略有出入。又「羊草」之蒙古語爲「ALISUN」(93)，如去其名詞語尾「N」尾音而爲「ALISU」(94)時，其蒙古漢字音注可爲「愛厲速」，「厲」簡寫成「力」，「愛石速」爲「愛力速」之誤寫。「ALISU」(羊草)係秋割晒乾之牧草。

二八九、青草——「課乙愛百速」。蒙古語「青草」爲「HOHE EBESÜN」(95)，去其「N」尾音則爲「HOHE EBESÜ」(96)，宜音譯成「課可愛百速」，「乙」爲「可」之誤寫，「HOHE」N「H」音應讀喉塞擦音，「百」音與「BE」音略有出入。

二九〇、蘆子草——「忽刺速」。「蘆子草」蒙古語爲「HULUSUN」(97)，去其「N」尾則爲「HULUSU」(98)，「忽刺速」爲其音譯。「刺」與「-LU-」音略有出入。

二九一、花——「掣掣」。「花」於蒙古語爲「CHECHEG」(99)，又爲「SECHEG」(8)，依前者其蒙古漢字音注應爲「掣掣格」。如音譯爲

「掣掣」，則未譯注「G」音。

二九二、菱——「胡速兒」。「菱」係「菱角」或「菱」，國語楚語：「屈到嗜菱」，韋注：「菱，菱也」。辭海注：「菱即菱字。」「胡速兒」爲「GUSAR」(701)之音譯，漢意爲「菱角」。

二九三、蒼耳——「那赤忽刺」。「蒼耳」爲一種似棗的果實，蒙古語爲「NO CHUGANA」(702)，「那赤忽刺」與其音略有出入，宜音譯爲「那赤嘎納」。

二九四、田禾——「答里耶」。「田禾」之蒙古語爲「TARIYA」(703)，音義吻合。

二九五、麻——「千掣立」。「麻」之蒙古語爲「TOLUSU」(704)宜音譯爲「喔魯速」。「胡麻」之蒙古語爲「GONJID」(705)，有些地方方言「GONJID」發成「KHONJID」，其漢字音注爲「千掣立」或「千製立」，「掣」與「製」皆近「H」音，「千」應是「干」之誤寫。

二九六、松樹——「赤葛刺孫」。蒙古語「松樹」爲「NARASU」(706)，或說成「NARASUN」(名詞加「N」尾音)，音譯爲「拿刺速」，「拿刺孫」。蒙古語又稱一種松樹爲「GACHURA」(707)，「杉木」爲「CHUHRESÜN」(708)，「赤葛刺孫」應是「CHUHRESÜN」(杉木)之音譯，與「松樹」有別。

二九七、柳樹——「閱車孫」。蒙古語一般「柳樹」爲「UDA」(709)，河邊長的「垂葉柳」爲「BOR BURGASU」(710)，「蒲柳」爲「BOR UD」(711)，「寬葉柳樹」爲「ALCHA BURGASU」(712)，「大形柳樹」爲「ARCHILAN BURGASU」(713)，「枝葉長」的柳樹爲「IMAGAN BURGASU」(714)。「閱車孫」與以上各稱之蒙古音相去甚遠，疑爲錯用「ULIYASUN」(715)(楊樹)一詞。(烏里雅蘇台其蒙古語爲「ULIYASUTAI」漢意爲「有楊樹之地」)。

二九八、柏樹——「阿刺孫」。蒙古語「柏樹」爲「ARCHA」(716)或「ARCHAN MOD」，東部蒙古古語「-CH-」音往往音便爲「-SH-」音故「ARCHAN」常說成「ARSHAN」(717)。「阿刺孫」爲「ARSHAN」之音譯。

二九九、槐樹——「昏罕孫」。「槐樹」於蒙古語有二種稱詞：一爲「HONG-ORCHAGTU MOD」(718)，一爲「IMAGAN BORU」(719)，前者音譯爲「昏嘎兒出格士磨士」，後者音譯爲「衣馬千包羅」。「HONG-ORCHAGTU」可簡稱爲「HONG-GORSUN」(720)，其音譯爲「昏罕兒孫」，「昏罕孫」爲「昏罕兒孫」之誤。

三〇〇、竹子——「戶魯孫」。「竹子」之蒙古語爲「HULUSUN」(721)，有些方言音「HU」發成「KHU」音。「戶魯孫」爲「HULUSUN」之

蒙古漢字音注。

三〇一、楸樹——「古杏孫」。蒙古語「楸樹」為「EME DOMU」(722)，其蒙古漢字音注為「額木道木」。「古杏孫」究係「楸樹」之蒙古古語或土語之音譯？待考。

三〇二、桃樹——「福孫歹木敦」。蒙古語「桃子」為「TOGOR」，「桃樹」為「TOGORIN MOD」(723)，「胡桃樹」為「HUSHIGATAI MOD」(724)，「福孫歹木敦」與以上各詞均出入甚大。「TOGORIN MOD」宜音譯為「陶古爾門磨士」，「HUSHIGATAI MOD」宜音譯為「胡樹嘎歹磨士」，是指「胡桃樹」之蒙古古語，而非「桃兒樹」。

三〇三、青楊——「戶列孫」。蒙古語「青楊」為「ULIYASUN」(725)，應音譯為「兀利亞孫」，或音譯為「兀列孫」，「戶」為「兀」之誤寫。

三〇四、桑樹——「歡魯帖只冊木敦」。蒙古語「桑樹」一般都說成「ILAMAN MOD」(726)，另有一詞為「HURI TEJECHI MOD」(727)，直意為「養蠶樹」。「ILAMAN MOD」宜音譯成「依拉滿木杜」，「HURI TEJECHI MOD」宜音譯成「豁魯一帖只赤木杜」。

三〇五、枯樹——「貨忽買麼都」。一般蒙古語「枯樹」為「HOHAI MOD」(728)，宜音譯為「貨海麼都」，或為「貨海磨士」。「貨忽買麼都」係「HOHAI MOD」(728)之音譯，漢意為禿光或枯死的樹。

三〇六、杏樹——「傀列孫」。蒙古語為「HARGANA」(730)其「杏」音譯為「哈兒戔那」，或稱為「GÜLSÜN MOD」漢譯為「杏的樹」，「GÜLSÜN」漢意「杏仁」，「傀列孫」為其蒙古漢字音注。

三〇七、樺樹——「忽速木敦」。蒙古語為「HUSUN MOD」(731)，「忽速木敦」近其音，唯「忽孫木杜」更近其蒙古音。

三〇八、榆樹——「害列孫」。蒙古語為「HAILAUN」(732)，「害列孫」為其蒙古漢字音注，「列」音與「-la-」音略有出入。

三〇九、樹根——「玉爪兒」。蒙古語「樹根」為「HUJUL」(733)，「玉爪兒」，或「互足兒」為其較適當之蒙古漢字音注。「玉」疑為「互」之誤寫。有些方言音為「KUJUL」，「玉爪兒」則近其音。

三〇、葉兒——「楠赤」。蒙古語「葉兒」為「NABCHI」(734)，宜音譯為「那不奇」或「那不赤」，「楠赤」與「NABCHI」有出入。

拾壹、菜果門 (十二字)

三一、葱——「喪急刺」。蒙古語「葱」為「SUNGUNA」(735)，其口語形為「SUNGUN」(736)。「喪急刺」為「SUNGUNA」之音譯，唯「喪」與「SUNG」(736)「急」與「-GU-」，「刺」與「-NA」音有些出入。「SUNGUN」宜音譯為「損故恩」。

三一二、菜——「愛伯孫」。近代蒙古語「菜」為「NOGUGA」(737)，其尾音節「-GA」於口語形裡順行同化故說成「NOGGOO」(738)。「NOGGOO」一詞意指蔬菜，「菜」之廣義的說法亦有「草」之涵意。此處蒙古漢字音注「愛伯孫」即為「EBESUN」之音譯。「EBESUN」之意為「草」，廣義的草亦包含「菜」，古語之語彙較少，「草」、「菜」不分，故「草」、「菜」均說成「EBESUN」，近代蒙古語則另以「NOGGOO」一詞專指「菜」而言。

三一三、蘿蔔——「篤魯馬」。按近代蒙古語「蘿蔔」為「LOBONG」(739)，係漢語之借用語，是由漢語的「蘿蔔」音便而成。蒙古古語中「蘿蔔」為「TOORMA」(740)，「篤魯馬」為其音譯。「TOORMA」一詞已不復出現於近代一般蒙古語彙中。

三一四、韭——「和和」。蒙古語「韭菜」為「GOGOD」(741)，東蒙古古語又說成「GOGOS」(742)。「韭菜」於蒙古地方野生的很多，種植得也很多，是家家常食用的蔬菜之一種，故蒙古語「韭菜」一詞不可能借用自他語。此處蒙古漢字音注「和和」一應是「GOGOD」或「GOGOS」之走音。「GOGOD」應音譯為「戈戈特」。

三一五、蒜——「撒木撒」。蒙古語「蒜」為「SARIMSAG」(743)，「撒木撒」為其音譯，唯「撒里木撒格」則更近其蒙古音。

三一六、杏——「傀列孫」。蒙古語「杏樹」為「HARGANA」(見三〇六條)，「哈兒戔那」為其音譯。此處之「杏」如是指「杏仁」而言，則為「GÜLSÜN CHOMOO」(744)，宜音譯為「傀列孫初膜」，或簡稱為「GÜLSÜN」宜音譯為「傀列孫」。

三一七、梨——「阿里馬」。蒙古語「梨」為「ALIMA」(745)，口語形為「ALIM」(746)，「阿里馬」為「ALIMA」之漢字音注。衛拉特蒙古與喀爾喀蒙古方言裡「蘋果」為「ALIMA」。

三一八、桃——「福孫反」。按蒙古語「桃」為「TUR」(747)，宜音譯為「突兒」，係漢語之借用語，為「桃兒」之音譯詞。「核桃」之蒙古古語為「HUSHIGA」(748)或為「HUSHIGAN」(名詞多加N尾音)。「福孫反」為「HUSHIGAN」之音譯，「孫」為「係」之誤寫，「反」與「-GAN」音有些出入。「福孫反」(HUSHIGAN)指核桃而言，非指桃。

三一九、葡萄——「王淨」。蒙古語「葡萄」為「UJUM」(749)，東部蒙古古語裡亦說成「UJUM」(750)。「王」讀為古音非近音，唯「王」與「U」，「U」音仍有出入。「淨」應讀如台灣方言音始合「-JUM」音。(蒙古秘史「ONGHAN」皆音譯為「王汗」。)

三二〇、苳——「奧溫」。據說文所解：「苳」即「芥」，集韻載：「苳，菜名，生水中。」如為「芥菜」則蒙古古語為「MANJIN」(751)，宜音譯

爲「滿精」。此「莖」字應是「瓜」之誤寫，「瓜」之蒙古語爲「GUA」(752)其音譯爲「瓜」。按蒙古語「GUA」一詞爲漢語「瓜」之借用語，蒙古語彙中，各種瓜類都各有其名，唯有單「瓜」字，未有蒙古本語，而借用自漢語。西藏語「瓜」爲「GOLOO」，有些地方蒙古語亦借用西藏語，將「瓜」說成「GOLOON」(753)(名詞加「N」尾音)。此處之音譯「奧溫」係「GUAN」(754)之音譯，「瓜奧溫」漢意爲「瓜」，漢語的借用語。三二一、西瓜——「合兒不西」。「西瓜」應是「西瓜」之誤寫，如爲「莖」則是「芥」之本字(見正字通解注)。蒙古語「西瓜」爲「TARBUS」(755)，宜音譯爲「答兒不西」或「塔兒不斯」。「合」應是「答」之誤寫。三二二、棗——「赤匣」。蒙古語「棗」爲「CHI BAGA」(756)，口語形爲「CHABAG」(757)(依逆行同化原則)，前者之蒙古漢字音注應爲「赤八嘎」，後者宜音譯爲「擦八格」。「赤匣」與其蒙古音大有出入。

拾貳、數目門 (二十七字)

三二三、一——「亦干」。蒙古語「一」爲「NIGE」(758)或「NIGEN」(759)。「NIGEN」宜音譯爲「你亦干」，「NIGE」宜音譯爲「你各」，此處音譯爲「亦干」顯有錯誤，疑爲「你亦干」之漏寫「你」字。三二四、二——「活腰兒」。「二」之蒙古語爲「HOYAR」(760)，口語形爲「HOYOR」(761)(依順行同化原則)。「活腰兒」爲「HOYAR」之漢字音譯。

三二五、三——「兀魯班」。蒙古語「三」爲「GURBAN」(762)，「兀魯班」之「兀」音與蒙古音之「GU」(763)音有所出入，漢字「古」字最爲接近「GU」音，(仍有些許出入)。「至元譯語」之原作者可能將「GURBAN」誤聽成「URBAN」，而音譯成「兀魯班」。三二六、四——「都魯班」。蒙古語「四」爲「DORBEN」(764)，「DO」音於漢語音中無適當的字可音譯，「都魯班」最爲接近其蒙古音。三二七、五——「塔奔」。「五」於蒙古語爲「TABUN」(765)，「塔奔」爲其蒙古漢字音注。

三二八、六——「只魯機」。蒙古語「六」爲「JIRUGA」(766)，口語形爲「JIRGA」(767)或「JURGAN」(768)，前者宜音譯爲「只魯收」，後者應爲「只魯干」或「直勒干」。「只魯機」與之出入甚大，「機」疑爲「轉」之誤寫，蓋「只魯機」與「JURGAN」音有些接近。

三二九、七——「朵突」。蒙古語「七」爲「DOLON」(769)。「突」係「孛隆」之俗字，「力X」音與「LON」(770)音有所出入。宜音譯爲「朵隆」，其與蒙古語「DOLON」音較爲接近。

三三〇、八——「奈蠻」。蒙古語「八」爲「NAIMA」(771)或「NAIMA

N」，「奈蠻」爲「NAIMAN」之音譯。

三三一、九——「曳孫」。蒙古語「九」爲「YISÜN」(772)，「曳孫」爲其蒙古漢字音注。唯「至元譯語」本文中「曳」誤寫成「曳」字。

三三二、十——「合魯班」。蒙古語「十」爲「HARBAN」(773)，有些蒙古人將「HARBAN」之「HA-」(774)音讀成喉塞擦音。蒙古古語「H」音都讀成喉塞擦音，可知「HARBAN」係屬古語。蒙古秘史裡(見蒙古漢注本)與達呼爾方言皆將「十」讀成帶喉塞擦音一如「HARBAN」(或HARBA)。

三三三、十一——「忽魯」。蒙古語「二十」爲「HORI」(775)，口語形爲「HÖR」(776)，「忽魯」爲其音譯，唯稍有出入。

三三四、三十——「兀真」。蒙古語「三十」爲「GUCHI」(777)或「GUCHIN」(778)，「兀真」爲其音譯，唯有些出入，「古真」較近「GUCHIN」音，唯「古」音與蒙古語「GU」(779)音仍有出入。

三三五、四十——「獨噴」。蒙古語「四十」爲「DÖCHIN」(780)，「獨噴」爲其蒙古漢字音譯，唯「獨」音與蒙古語「DÖ」(781)音稍有出入，於漢字中無恰當字可標注其音。

三三六、五十——「塔賓」。蒙古語「五十」爲「TABIN」(782)，「塔賓」爲其蒙古漢字音注，音義相合。

三三七、六十——「只刺」。蒙古語「六十」爲「JIRA」(783)或「JIRAN」(784)，「只刺」爲其蒙古漢字音注，唯「刺」音與蒙古語「RA」(785)音有些出入，漢字中無適當的字可標注「RA」音。

三三八、七十——「答刺」。蒙古語「七十」爲「DALA」(786)或「DALAN」(787)，「答刺」爲「DALA」之音譯。

三三九、八十——「乃顏」。蒙古語「八十」爲「NAYA」(788)或「NAYAN」(789)，「乃顏」爲「NAYAN」之音譯，唯「那顏」較近其蒙古音。

三四〇、九十一——「也連」。蒙古語「九十」爲「YIRE」(790)或「YIREN」(791)，「也連」爲「YIREN」之音譯，唯「亦連」更近其音，「連」與蒙古語「REN」音有些出入。

三四一、一百——「你千介」。蒙古語「一百」爲「NIGEN JUN」(792)，其音譯應爲「你千準」。「千」爲「十」之誤寫，「介」爲「升」之誤寫，「你千升」與蒙古語「NIGEN JUN」音甚近。

三四二、千——「明安」。蒙古語「千」爲「MING-GAN」(793)，蒙古語「MING-GAN」一詞，因其語尾「-GAN」(794)接讀於自蒙古音「-NG」(795)之後，「G」輔音於重疊時，即變成鼻音，故「-GAN」乃音便爲「-GEN」，「MING-GAN」常說成「MING-GEN」(796)。「明安」爲「MING-GAN」宜音譯爲「明根」。

三四三、萬——「土滿」。蒙古語「萬」為「TOME」或「TOMEN」(797)，「土滿」為其音譯，唯「托蒙」更近其音。

三四四、萬萬——「土土滿」。按近代蒙古語壹萬以上之數詞有三種不同的表示法。第一種形式係蒙古古老的數法，如今仍為一般牧民農民們所慣用者，「十萬」為「BOM」(798)，百萬為「SAYA」(799)，千萬為「JIVA」(800)，「萬萬」為「DONGSHIGUR」(801)，此數法形式中「DONGSHIGUR」(萬萬)宜音譯為「當希古兒」。第二種形式為喀爾喀、喀爾瑪克及布里雅特蒙古人所慣用者，此種數法係接受歐美數詞的影響，「十萬」為「JUN MINGGA」(802)，「百萬」為「SAIYA MILIYAD」(803)，「千萬」為「ARBAN SAIYA」(804)，「萬萬」為「JUN SAIYA」(805)，「MILIYAD」即為英語「million」之借用語，此數法形式中「JUN SAIYA」(萬萬)宜音譯為「昭恩塞雅」。第三種形式則為內蒙古人所慣用的數法，此種數法乃承受漢語數詞之影響。如「十萬」為「HARBAN TOME」(806)，百萬為「JUN TOME」(807)，千萬為「MILING-GAN TOME」(808)，萬萬為「TOMEN TOME」(809)，此種數法形式中「TOME」宜音譯為「土滿土莫」。「至元譯語」音譯為「土土滿」，可能是「土滿土滿」之誤寫，蓋「萬萬」亦可說成「TOMEN TOM E(N)」(810)，上下兩字均加名詞「N」尾音。

拾叁、時令門 (二十二字)

三四五、年——「荒」。「年」之近代蒙古語為「ON」(811)，達呼爾蒙古方言裡「年」為「HON」(812)。中古蒙古語許多語彙之語首帶有喉塞擦音「H」，達呼爾方言即保留很多此類蒙古古語，如「星星」為「HOD」(813)，「蛀蟲」為「HOD」(814)。蒙古秘史中的語音皆為中古蒙古古語音。此處「年」音譯為「荒」，「荒」即為蒙古古語「HON」之音譯。近代蒙古語「年」則為「ON」，其音譯為「敖恩」。

三四六、春——「合不兒」。蒙古語「春」為「HABOR」(815)，「合不兒」為其音譯。

三四七、夏——「納和兒」。一般近代蒙古語裡「夏」皆說成「JUN」(816)其音譯為「準」。蒙古語詞裡有「NARCHIR」(817)一詞，其漢意為「多日光的」，筆者疑其「納和兒」為「納知兒」之誤寫。「納知兒」為「NARCHIR」之音譯。「至元譯語」之作者，定以「夏」天為「多日光的」故以「夏」為「NARCHIR」。又達呼爾方言裡「夏」為「NAJIR」(818)，以達呼爾語保留蒙古古語最多的情形來推論，「NAJIR」可能是蒙古古語，或此達呼爾方言裡「NAJIR」一詞係「NARCHIR」一詞之音便亦不無可能。

三四八、秋——「納母兒」。蒙古語「秋」為「NAMUR」(819)，「納母兒」為其音譯。

三四九、冬——「五溫乞」。「冬」之蒙古語之文字正統音為「EBÖI」(820)，其口語形於中部方言為「OBOL」(821)，東部方言為「ÜBÜL」(822)。「五溫乞」與以上各詞相去甚遠，如依中部方言音為準，則其音譯應為「五字勒」，或音譯為「五泡兒」，「溫」為「泡」之誤寫。「乞」為「兒」之誤寫。

三五〇、前年——「兀里乃荒」。中古蒙古語「前年」為「URINAI HON」(823)，近代蒙古語「前年」則為「URJINUN」(824)。「兀里乃荒」係蒙古古語「URINAIHON」之音譯。

三五一、去年——「你答你荒」。近代蒙古語「去年」為「NIDUNUN」(825)，其音譯為「你杜弄」。古語則為「NIDUNEI HON」(826)，「你答你荒」為其音譯。

三五二、今年——「愛乃荒」。近代蒙古語「今年」為「ENE ON」(827)，其音譯為「哦訥幹」，「愛乃荒」亦與其音相近。「今年」之古語為「ENEI HON」(828)，「愛乃荒」為其音譯。

三五三、明年——「麻乃荒」。近代蒙古語「明年」為「IREH JIL」(829)，其古語為「MANAI-HON」(830)，「麻乃荒」為其音譯。

三四四、後年——「懷赤荒」。近代蒙古語「後年」為「HOIT JIL」(831)，其古語為「HOIT HON」(832)，「懷赤荒」為其音譯。

三五五、外後年——「只乃只荒」。近代蒙古語「外後年」為「TU HOIT JIL」(833)，其古語為「TU HOIT HON」(834)，「只乃只荒」為其音譯。

三五六、每年——「荒不里」。近代蒙古語「每年」為「ON BURI」(835)，「ON」(836)於中古蒙古語多變成「HON」(837)音，故「荒不里」為古語「HON BURI」(838)之音譯。

三五七、前月——「兀里只撒刺」。蒙古語「前月」為「URID SHRA」(839)，「兀里只撒刺」為其音譯，唯「兀里只撒刺」更近其音。「URID」如其尾音發成舌尖顫音輕聲時，則「兀里只」即近其音。

三五八、今月——「向乃撒刺」。蒙古語「今月」為「ENE SARA」(840)，其音譯應為「愛乃撒刺」。「向」疑為「問」之誤寫，「問」之簡寫「向」易誤寫成「向」，「問乃撒刺」亦近「ENE SHRA」。

三五九、後年——「懷赤撒刺」。近代蒙古語「後年」為「HOIT SARA」(841)，其古語為「HOIHI SARA」(842)，「懷赤撒刺」為其音譯。

三六〇、正月——「忽必撒刺」。蒙古語裡對於「正月」一詞有下列六種說詞

。一稱為「CHAGAN SARA」(843) 漢意為「白色月」，因蒙古人尚白，故以「白色的月」為一年的首月。二稱為「HABUR UN TERIGÜN SARA」(844)，漢意為「春孟月」，即是「春天的第一月」，此種稱詞將一年分成四季，每季分成孟、仲、末、三個月份。三稱為「NIGEDÜGER SARA」(845)，漢意為「第一月」，即依等級數詞先後標寫月份。四稱為「NIGE SARA」(846)，漢意為「一月」，即依順序數詞標寫月份。五稱為「BARAS SARA」(847)，漢意為「寅月」，即「老虎月」，是以十二天干為序之稱詞。六稱為「HOBI SARA」(848)，漢意為「分享月」，即以實際生活方式與特殊活動來形容為月份之名稱。蓋蒙古地方「正月」正是冬末春初，強烈的蒙古風，以及雪融冰凍，寒風凜冽，泥濘難行的時日，於此「正月」裡，人們皆深居簡出，絕少出外為謀生奔跑，且正值「新年」，故多消遣自在，躲在家裡安享快樂日子，分享一年來辛苦工作之成果，因此乃稱「正月」為「分享月」。蒙古語即為「HOBI SARA」。「忽必撒刺」即為「HOBI SARA」之音譯。「至元譯語」裡「月份」之名稱乃依生活方式及特殊活動而定名。此種稱詞於其他字書裡甚為罕見，如「Mongol-English Dictionary」(美加洲大學印行)則以「HOBI SARA」為「第十月」，實則蒙古民間：「十月」之稱詞雖相當多，卻未以「HOBI SARA」一稱為「十月」。蒙古語彙中對於「月份」之稱詞相當繁雜，唯其稱詞皆循上述二至六種方式加以定名。近代蒙古語「正月」多稱「第一月」——「NIGEDÜGER SARA」。

三六、二月——「胡打里玉宜貢撒刺」。「至元譯語」對於「月份」之稱詞均依生活方式及特殊活動加以定名。「胡打里玉宜貢撒刺」係蒙古語「OTOR SÜNGÜHU SARA」(849)之音譯。「OTOR」(90)寓意為「甘水草」之牧場(另有打獵之意)。「SÜNGÜHU」之意為「選擇」；「SARA」之意為「月」，三詞併合成一語詞時，其意為「選擇甘水草的牧場之月份」。蓋蒙古地方在經過漫長的冬季，再經過「正月」安祥享受的日子後，從二月起必需選擇美草甘水的地方移地游牧生聚。「二月」於蒙古語彙中尚有下幾種稱詞：一是「HABOR UN DÜNDA SARA」(851)，漢意為「春季的仲月」。二是「TAULAI SARA」(852)，漢意為「卯月」。三是「HOYADUGAR SARA」(853)，漢意為「第二月」。四是「HOYAR SARA」(854)，漢意為「二月」。近代蒙古語「二月」都說成「第二月」——「HOYADUGAR SARA」。

三六、三月——「兀年宜貢撒刺」。此「三月」之稱詞其音譯——「兀年宜貢撒刺」係蒙古語「ÜNİYE SÜNGÜHU SARA」(855)之蒙古漢字音注。係依「三月」裡之生活方式與特殊活動而定名。「ÜNİYE」(856)之意為「乳牛」。「ÜNİYE SÜNGÜHU SARA」之意為「選擇乳牛之月

份」。蓋蒙古地方於經過漫長冬季之後，畜養之牛群中，必有不少體弱出奶量減少之乳牛，是以必需重新遴檢體壯奶量較大的乳牛，故以之稱為「三月」之月份名。此外「三月」於蒙古語彙中又有下幾種稱詞：一是「HABOR UN SEGÜL SARA」(857)，漢意為「春之末月」。二是「PLU SARA」(858)，漢意為「辰月」。三是「GURBAN SARA」(859)，漢意為「三月」。四是「GURBADUGAR SARA」(860)漢意為「第三個月」。近代一般蒙古語「三月」多說成最後所列之稱詞——「GURBADUGAR SARA」。

三六、四月——「誼可撒刺」。按蒙古地方每到「四月」為風和日麗、草木爭青，大地已由皚皚白雪一變為蒼翠草木的碧海，因此蒙古古語(至元譯語亦循此定名)「四月」為「藍青色的月份」——「HOHE SARA」(861)，其音譯為「課可撒刺」，「誼」為「課」之誤寫。「HOHE」(862)漢意為「藍青色」。此外「四月」於蒙古語彙中尚有下列數種稱詞：一是「JUN NU TERIGÜN SARA」(863)，漢意為「夏孟月」。二是「MOGAI SARA」(864)漢意為「四月」。三是「DÖRBEN SARA」(865)漢意為「四月」。四是「DÖRBEDÜGER SARA」(866)，漢意為「第四個月」。近代一般蒙古語多用最後一種稱詞。

三六、五月——「胡打兒撒刺」。此「五月」之稱詞其音譯——「胡打兒撒刺」係蒙古語「OTOR SARA」(867)之音譯。「OTOR」(868)之漢意有「牧場」及「打獵」之意。「OTOR SARA」之意為「打獵的月份」。依蒙古地方習俗，每年端午節(農曆為五月)必舉行大規模之打獵活動，蒙古語為「JEGEREN ABA」(869)漢意為「黃羊季節之打獵」，每值此季節往往有幾個旗聯合舉行打獵，青年人、壯年人皆加入行列，各逞其能，各顯身手，各現其好馬、好獵犬。快馬追逐黃羊羔，由馬上跳下來活捉黃羊羔，快馬退殺捕獲野豬——一手抓其大耳一手持蒙古刀直刺野豬等精彩實況，可與西班牙之鬥牛相比美。

「五月」於蒙古語彙中另有幾種稱詞：一是「JUN-NU DÜNDA SARA」(870)漢意為「夏季的仲月」。二是「MORIN SARA」(871)，漢意「午月」。三是「TABAN SARA」(872)，漢意為「五月」。四是「TABUDUGAR SARA」(873)，漢意為「第五個月」。

三六、六月——「納智兒撒刺」。按「納智兒撒刺」為蒙古古語「NARCHIR SARA」(874)之音譯，漢意為「日光多的月份」。「NARCHIR」之漢意為「日光多的」，此詞於達呼爾方言裡音便為「NARJIR SARA」(875)。蒙古地方為三寒四溫的大陸性氣候，一到六月天，則塞外日射溫度會高到華氏122度，真是天高氣爽多陽光的天候。「六月」之稱詞另有幾種：一是漢意為「夏季的末月」——「JUN NU SEGÜL SARA」(876)；二是漢

意爲「未月」之「HONI SARA」(877)；三是漢譯爲「六月」之「JURGAN SARA」(878)；四是漢譯爲「第六個月」的「JURGADUGAR SARA」(87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2052
 2053
 2054
 2055
 2056
 2057
 2058
 2059
 2060
 2061
 2062
 2063
 2064
 2065
 2066
 2067
 2068
 2069
 2070
 2071
 2072
 2073
 2074
 2075
 2076
 2077
 2078
 2079
 2080
 2081
 2082
 2083
 2084
 2085
 2086
 2087
 2088
 2089
 2090
 2091
 2092
 2093
 2094
 2095
 2096
 2097
 2098
 2099
 2100
 2101
 2102
 2103
 2104
 2105
 2106
 2107
 2108
 2109
 2110
 2111
 2112
 2113
 2114
 2115
 2116
 2117
 2118
 2119
 2120
 2121
 2122
 2123
 2124
 2125
 2126
 2127
 2128
 2129
 2130
 2131
 2132
 2133
 2134
 2135
 2136
 2137
 2138
 2139
 2140
 2141
 2142
 2143
 2144
 2145
 2146
 2147
 2148
 2149
 2150
 2151
 2152
 2153
 2154
 2155
 2156
 2157
 2158
 2159
 2160
 2161
 2162
 2163
 2164
 2165
 2166
 2167
 2168
 2169
 2170
 2171
 2172
 2173
 2174
 2175
 2176
 2177
 2178
 2179
 2180
 2181
 2182
 2183
 2184
 2185
 2186
 2187
 2188
 2189
 2190
 2191
 2192
 2193
 2194
 2195
 2196
 2197
 2198
 2199
 2200
 2201
 2202
 2203
 2204
 2205
 2206
 2207
 2208
 2209
 2210
 2211
 2212
 2213
 2214
 2215
 2216
 2217
 2218
 2219
 2220
 2221
 2222
 2223
 2224
 2225
 2226
 2227
 2228
 2229
 2230
 2231
 2232
 2233
 2234
 2235
 2236
 2237
 2238
 2239
 2240
 2241
 2242
 2243
 2244
 2245
 2246
 2247
 2248
 2249
 2250
 2251
 2252
 2253
 2254
 2255
 2256
 2257
 2258
 2259
 2260
 2261
 2262
 2263
 2264
 2265
 2266
 2267
 2268
 2269
 2270
 2271
 2272
 2273
 2274
 2275
 2276
 2277
 2278
 2279
 2280
 2281
 2282
 2283
 2284
 2285
 2286
 2287
 2288
 2289
 2290
 2291
 2292
 2293
 2294
 2295
 2296
 2297
 2298
 2299
 2300
 2301
 2302
 2303
 2304
 2305
 2306
 2307
 2308
 2309
 2310
 2311
 2312
 2313
 2314
 2315
 2316
 2317
 2318
 2319
 2320
 2321
 2322
 2323
 2324
 2325
 2326
 2327
 2328
 2329
 2330
 2331
 2332
 2333
 2334
 2335
 2336
 2337
 2338
 2339
 2340
 2341
 2342
 2343
 2344
 2345
 2346
 2347
 2348
 2349
 2350
 2351
 2352
 2353
 2354
 2355
 2356
 2357
 2358
 2359
 2360
 2361
 2362
 2363
 2364
 2365
 2366
 2367
 2368
 2369
 2370
 2371
 2372
 2373
 2374
 2375
 2376
 2377
 2378
 2379
 2380
 2381
 2382
 2383
 2384
 2385
 2386
 2387
 2388
 2389
 2390
 2391
 2392
 2393
 2394
 2395
 2396
 2397
 2398
 2399
 2400
 2401

• 16 •
SARA] (38) 意「冬正月」；「GAHAI SARA] (39) 意「亥月」；「ARBAN SARA] (40) 意「十月」；「ABADUGAR SARA] (902) 意「第十月」。

三七〇、十一月「亦剌古撒刺」。「剌」為「剔」之語寫，「亦剌古撒刺」為蒙古古語「IDEH SARA] (33) 之音譯，「IDEH」漢意為「吃、食」，故此稱之為「吃食的月份」，蓋於十一月天裡，因天氣寒冷，一切工作停止，一般人很少出外遠行，多半呆在家裡「吃食」，故以之定名為「吃食之月份」。此外「十一月」於蒙古語另有下列數種稱詞：一是「EBUL UN DUMDA SARA] (35) 漢意「冬仲月」；二是「HULUGUN SARA] (905) 漢意「子月」；三是「ARBAN NIGEN SARA] (906) 漢意為「十一月」；四是「ARBAN NIGEDÜGER SARA] (907) 漢意「第十一月」。

三七一、十二月「庫胡列兒撒刺」。「庫胡列兒撒刺」為蒙古古語「HÖH ELÜR SARA] (36) 之音譯，「H」音讀成喉塞擦音，「HÖHE LÜR」漢意「藍色」，此詞之意為「藍色之月份」。蒙古語另有「HÖHE EBÖL」(908) 漢意為「藍色之冬季」，因為蒙古地方於冬季酷冷的時候，常是萬里無雲，天色蔚藍，所謂天上為碧空萬里，地下為皚皚白雪，兩下輝映

內蒙人民的願望

在自由祖國或其他自由地區居住之蒙古同胞，當我們離開家鄉，走向反攻基地的台灣，或奔向海外的時候，當地的同鄉們，已經將一付拯救他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重大的擔子放在我們的雙肩上了，換句話說，將蒙古民族存亡絕續的大責重任已交付於自由地區的蒙古同胞身上了，同時我們自己也一定要知道，蒙古民族的命運，將被大陸上的共匪逐漸吞噬殆盡了，改造了蒙文字體，搞得饑殍載道，嗷嗷待哺，已經到了最後關頭的時候了，只有在自由祖國及海外的蒙古同胞在 蔣總統英明領導下，精誠團結，一致的努力去拯救他們，否則偉大的蒙古民族的生命，就要斷送在共匪的血腥統治下了。

我們知道追隨政府來台，或去海外的蒙古同鄉們，都具有堅強的反共意志，對解決收復大陸後之內蒙問題上，定有一番重大貢獻。在自由地區的蒙古同胞們，近年以來在自由祖國政府領導下，都充分表現了團結合作、集中力量反攻復國的決心。

筆者乘此即將反攻大陸的前夕，將過去內蒙古自治問題之所以未能解決將的前因後果再作一個概略的檢討，求教於諸位先進。

，更顯其碧藍，在此碧藍的天時裡一切都呈現着澄藍如洗，有如藍色的深海面那樣清澈安靜，在這種環境下，人們的心境也隨着那海闊天空碧藍沈靜的環境，而能享受到一份「安祥寧靜」，以結束一年的歲月，迎接帶有希望的新年，故以「藍色」代表「和平」，乃以「藍色之月份」取名為「十二月」。此類依蒙古地方生活方式之情形來取名為「月份名稱」者，為蒙古古語之一特色，更足徵「至元譯語」誠為保留古語較為完整之一部字書。此類「月份名稱」也正如「行事曆」，及「國民生活行事活動表」，按月標示該月份該做的事項，此類稱詞不僅於語言學上有其推證價值，於民俗社會學上也更有其考據價值。筆者於「至元譯語」之譯註工作中對此類稱詞確曾下過一番工夫，由於深入研討，蓋發激起研究之興趣，故有如「BAYARLAGSAN HERIYE BARIH IRA] (910) 一諺語（漢意——「高興的烏雅叫個不停」）之情，也因此亦覺得蒙古祖先之創用詞語，均有其深思寓意，其用心之苦，誠叫後人欽佩讚賞。

「十二月」於近代蒙古語裡另有下列數種稱詞：一是「EBULUN SE GÜL SARA] (911) 漢意「冬末月」；二是「ÜHER SARA] (912) 漢意為「丑月」；三是「ARBAN HOYAR SARA] (913) 漢意為「十二月」；四是「ARBAN HOYADUGAR SARA] (914) 漢意為「第十二月」。日常用語多用後一種稱詞。

恩和塞汗

我們在今天還未有真正得到自治之前，我們必須先檢討或反省一下子，過去我們的前輩們，也有過好多次的請求與呼籲，但是一直到大陸陷匪前，終未實現，是什麼原因呢？這一點我們應該求得一個結論，以便作一個檢討過去策勵將來約借鏡。

我們回想一下子，自民國初年起，就有許多蒙古老前輩們，都感覺到內蒙同胞地位之日趨沒落，受邊遠省份軍閥之壓迫，因而從事於內蒙古自治運動之人，實在是不在少數，可是到大陸陷匪為止，可以說沒有得到什麼好的結果，惟在大陸撤退前，曾經一度曇花一現，可是為時已晚，無濟於事，就是在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內蒙古各盟旗代表大會召開於寧夏阿拉善特別旗政府所在地之定遠營，當時決定先行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籌備委員會，決議暫由阿土擔任委員長，其餘由四個代表擔任副委員長，亦為臨時性質，並公推代表團，擬向中央請求承認，等待中央核可以後，便召集內蒙古人民代表大會，討論自治政府之名稱與施政方針。

根據此次會議的決議，先行成立代表團，該團首席代表就是著名的錫林郭勒盟親王德穆欽楚克棟魯普（即德王），其餘四位代表為烏蘭察布盟盟長中公

旗代理扎薩克林慶僧格、阿拉善旗代表參領金巴吐道爾吉、伊克昭盟扎薩克旗扎薩克鄂爾胡雅格圖、呼倫貝爾特哈爾代表兼代表團秘書趙那蘇圖。彼等於同年五月十九日自寧夏阿拉善特別旗政府所在地之定遠營出發，經西安、蘭州、重慶、成都飛至廣州。切盼政府准許彼等成立真正的在中央政府直接管轄下之自治政府，以解救他們的生活。他們認為根據 國父中山先生所指示的各民族一律平等自治自決的原則，他們有要求實施自治的權利，同時他們根據憲法有關蒙藏民族自治條文之原則，而所請求者。經月餘的磋商，終於獲得中央的允准，並經提出於三十八年六月二十日行政院政務會議討論通過，加以追認，核可他們成立內蒙古自治籌備委員會，執行各項籌備事宜。

內蒙人民要求自治，政府在以往一直沒有答應過。但是這一次何以會這樣容易就得到允准呢？其內在的原因有以下三點：(一)當時的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爲現在台之業已八十餘高齡之中央評議委員總統府資政國民大會代表蒙古耆宿白雲梯先生，經白氏以高度之熱忱，奔波於政府黨政高級人員之間，經幕後再三的磋商而促成者。(二)當時邊遠省份之軍閥勢力已瓦解，已無阻力可言，就是部份地區，軍閥殘餘力量仍在，可是他們已自顧不暇，無法再顧及內蒙問題，當時就是他們反對，政府再也不會聽他們的了，更不會再上他們的當了。(三)整個內蒙中，東蒙早已變色，而西蒙方面，自從張垣陷落，北平易手以後，亦已破碎不堪。實際上政府所能控制的只有寧夏地區的兩個特別旗，和綏遠已支離不全的兩個盟而已。內蒙人民多少年來，受到當地軍閥的壓迫，惟一的請求就是在中央直接管理下的地方自治，假設政府在那個時候還不答應他們的這個要求，會使內蒙同胞寒心的，內蒙人民可能走向另一條黑暗的道路，萬一他們跨越陰山以北地區再向西走，則從後套而直奔寧夏山後，轉向南而至甘肅河東地區，這是一條用兵少而易通過且阻力較小的道路，抗戰期間，政府會派關麟徵將軍率部駐紮於賀蘭山後阿拉善旗定遠營。但是政府在大陸剿匪末期，因兵力過於分散，已無再派大軍堵塞這一個裂口了。大陸陷落後，德王向率領一部份蒙古健兒，猶在西北平原從事於游擊戰爭，與匪搏鬥多年。並現在自由祖國之蒙籍人士中，當年曾在西北參加內蒙古各盟旗代表大會者不乏其人，他們曾經用了一、兩年的時間長途跋涉，歷盡艱辛，而投奔自由祖國者，這都是當年政府不拘內憂外患之交相煎迫，尤能顧及蒙胞之自由意志，讓他們去實施地方自治，因而增強了內蒙同胞對祖國的向心力，團結了蒙古同胞，進而益趨加強了我們反共復國的力量。

在大陸撤退前，內蒙古自治運動猶如上述一段過程，在此順便謹記一筆，以供讀者參考。筆者在此緊接着續談，內蒙古自治運動其所以沒有好的結果的原因，固然很多，並且也很複雜，總括起來可分爲內在的原因與外來的因素。所謂內在的原因，首先就是蒙胞內部自己團結的程度不夠堅強，意見不能統一，步調未能一致，所造成者。換言之也就是部份人士抱有自私的心理，因而減低了

起初的熱心。所謂外來的因素，就是因爲一般邊疆大吏（所謂邊疆大吏就是當地的軍閥），爲了保全他自己的地位與權勢，一方面他以內蒙古自治乃獨立之先驅的號，作爲宣傳，來嚇唬中央，不許中央允諾內蒙有任何的自治權力。在另一方面，則不惜以任何手段，來對付蒙胞，就是對一般好出頭、有領導力能呼籲的人們，加以財富或地位的利誘，他們也很會利用一般人的心理弱點，祇要用以利祿的辦法，拉攏一批蒙胞，然後讓蒙胞內部發生傾軋，互相搗亂，猜疑、矛盾叢生，就可輕易達成其破壞蒙胞團結的目的，不能一致對外。可是竟有一批蒙胞，明明知道上當，然而有時就有不甘以爲利被人利用，而被牽着鼻子走，來破壞蒙胞自己的團結，這種人真是民族的敗類，國家的禍害。總而言之，今後蒙胞要談自治，爲求得順利起見，似不應再容許類似人物存在，隨意的來破壞團結，阻撓自治的前途。在自由地區的蒙古同胞們，不論在國內或在海外，在反共復國的大前提下，應從今天起，加強嚴密的、真正心口如一的拉起手來，挺起胸膛來，打倒萬惡的共匪，收復我們的內蒙各盟旗，在偉大的自由祖國領導下，來實現我們多年的願望，實施整體的內蒙古自治。

我們內蒙人民的希望與心情是遵奉 國父所指示給少數民族的光明途徑，向着得與國內各民族平等生存的目標前進。內蒙同胞所希望的是要做中國人，要內向的自治，要保障蒙胞自己的盟旗制度和牧地，我們所要求的是合乎中華民國其他省份得以平等生存共享繁榮的自治機構，並不是分化割據。內蒙人民的這種天真而坦白的想法，我們要麼做中國人，這是多麼可愛的言詞，也是多麼可喜的言詞，極少數反對蒙胞人民的他們能否定嗎？誰也沒有否定的理由。但是這裏也許有人會懷疑，蒙古同胞既然要做中國人，爲什麼又要一再堅持的要求「自治」呢？縱然不是「分化割據」，但總容易使人們有另一種感覺！

在這裏蒙古同胞也有解答：我們所希望的，是 國父所指示的正義扶植，蔣總統所訓示的國內各民族之平等自由，中央政府會對蒙古的教育下過苦心，勝利後的發展邊疆教育復興費，但因歸省方分配，內蒙各盟旗就得不到有效的實惠。內蒙的牧地之所以被侵佔，牧畜業之所以被打擊，蒙胞經濟生活之所以破產，蒙人的衛生狀況之所以堪憐，都是因爲我們受了邊遠省份的在政治上被壓迫、被剝削所致。

內蒙已成爲國防第一線，它是亞細亞中央部的橋樑，過去所流的血，和以往所流的淚，都是在雄辯着住在內蒙土地上的民族必須各得其所，方能長治久安，絕不是以省縣壓制了內蒙人民，就能「永弭禍患」。

內蒙人民相信人類是有正義感的，有清醒理智的，所以對於弱者同情心，是人類獨有的美德。在軍閥們主持下的邊遠省份時代，蒙古民族所處的地位，所受的痛苦，一如縛於屠案上的羔羊（自有許多事實證明，目前在台的蒙胞，當有多人曾身受其苦），因此當時內蒙人民的呼聲是慘痛的，悲憤的，也是合理的，是值得重視和同情，是值得支持和援助，因爲大多數的內蒙知識份子，他

們受到如此痛苦的教訓，當時會逼得走投無路，徬徨多日。所以今後收復大陸後的內蒙政策，在中央政府領導下，蒙古人的事一定讓蒙古人自己去做，一定不會南轅北轍，不公不平的事也不會再發生，一定消弭於無形，如此則國家幸甚，內蒙同胞幸甚。

中國的古道德和政治哲學，是繼絕世，舉廢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樣的道德和政治理想，是人類文明的最高表現，也是中國值得誇耀，值得珍視的遺產，我們為什麼不把它來實際表現而發揚光大呢？

其實，如果邊遠省份的政治作風有澈底改變，不壓迫蒙胞，不剝削蒙胞，真的一面替蒙胞服務，一面宣達着中央的德意，執行着中央的國策，那麼，內蒙同胞求之而不可得，又何必一定要斤斤計較於「省縣」和「盟旗」呢？因此，內蒙人民要求自治也和內地人民實行地方自治並沒有兩樣，沒有什麼可以指摘之處，何必強調成爲什麼邊疆少數民族問題，更不必庸人自擾或危言聳聽。

內蒙同胞要求以旗爲地方自治的單位及盟旗與省縣有同等地位與權能，這也不過是僅僅名稱上的不同而已，不妨與省縣永久並存。在過去內蒙盟旗情形紛亂之原因，無非由於中央對內蒙之基本方針尚未確立，並受當地軍閥之阻力，內蒙歷久相安之盟旗制度，未得明確保障所致。今後爲辨明是非，解除內蒙同胞痛苦，消弭一切糾紛起見，政府應根據 國父遺教 總統訓詞及憲法有關

蒙古民族之規定早日確定對於內蒙之基本辦法，內蒙同胞所要求之自治，只爲減除邊省中間隔閡，加強蒙旗與中央之聯繫，故其重點僅在希望所有各盟旗能直接隸屬於中央，況蒙胞所要求之自治，執政黨文獻早有明文規定，是則蒙胞要求中央實踐諾言，實行憲法，自屬正理。

至於盟旗之地位，內蒙同胞認爲：旗爲縣級之地方行政單位，盟爲旗以上之地方政府，希望中央確實保障盟旗制度，內蒙地區盟旗等於內地省縣，自歷史言之，盟旗各有其充分的行政權力，獨特的行政系統，敢望中央即日當機立斷，劃清盟旗與省縣之權限與境界，杜絕糾紛，實爲當前政治舞台上之最大急務。其次爲加強中央與內蒙地區之聯繫問題，盟部與特別旗必須直隸於中央政府，前國府公布之蒙古盟部旗組織法第五條規定，「蒙古各盟及各特別旗隸屬於行政院」，希望採納蒙胞之最低要求，加強盟旗政府之組織，確定仍使其直隸於行政院，以增強中央與內蒙地區之聯繫而鞏固邊疆。

內蒙同胞所求的就是自決自治，真正的平等自由，如果這個目的，在目前收復大陸的前夕，得到確切合理的保障，能得到扶植實行，內蒙人民就別無所求，同時這個問題能得到合理的確認，不僅是內蒙同胞之幸，也實在是全中國之福，聚會在自由祖國寶島上的各位賢明之士，必能洞燭隱微，明辨癥結，對內蒙同胞提出的僅此一點願望，必能予以同情及大力支持！

「滿洲文獻小論」

A Short Remarks Upon Type of Manchu Literature. By A. W. Grevenshievef, Vladivostok, 1909.

胡格金台譯

譯者序

「滿洲文獻小論」一文係佛拉地渥士托克 (Vladivostok) 氏所著，堀竹雄先生日譯。此文篇幅雖不大，但所搜集滿文書目有(甲)字書類，(乙)滿文口語研究階段，(丙)歷史作品紀行傳記，(丁)哲學書，修身訓話宗教及禮儀書，(戊)詩歌小說故事，(己)律令格式勅宣報告等，由書叢中有系統的分門別類並加以編列解題，實予有意研究滿洲文獻人士極大方便。

前清時期世界各國研究中國政治制度，法理思想，以及各種文學多以研究滿文爲先務。蓋滿洲文獻中，無論是新作或繙譯文，都以中國傳統文化倫理道德爲宗。故「滿洲文獻小論」一文，實爲一有意義與價值的著作。惟其以羅馬字母所寫的滿文拼音中，間有字音不清語意不明者，並滿文與漢文間的語句意義，亦有出入，或大不相同之處。因而筆者將以羅馬字所寫的滿文，悉用真滿文寫出，以資對照，並對差錯之處，加以解註糾正。惟真滿文難與漢字及羅馬

字一起排版，故將真滿文字寫在另紙，作爲附件，並編號以便與以羅馬字所寫的滿文查對。

我國的悠久歷史傳統文化，決非單靠那一個民族所造成，乃是國內各民族各自貢獻其優點和特性所使然耳。值此我國復興中華文化運動之際，自宜發揚各族文化，匯爲中華文化主流，以摧毀共匪妄圖破壞我傳統文化的陰謀。「滿洲文獻小論」不失爲研究民族間文化的一種參考作用，特此漢譯，至祈賜閱者不吝機珠，惠予教正，是所感禱。

譯者 六十三年十月

黑龍江鄉村裡，雖不能說發現甚多的文書，但在語言上，已放出特異的光彩，而成爲其他地區的模範。一種帶有韻調的文言，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北京存有的書籍，其內容是多種多樣，冊數是極多，且其多數已被出版，處處都醒目的書籍。

北平素稱爲文學中心，有百餘家大書店，圖書有被私人所藏者，亦有在

公使館所保存者。(我個人於一九〇八年在俄國使館及俄國傳道教會圖書館中，雖然有儘多閱覽滿文圖書的打算，但所覽者不多而引以為憾)。琉璃廠的大書店大約有二十家，內城經營滿文書籍者亦不過四五家。

其後在北京尋找書籍時，因與書店夥友之間有特殊連絡關係，雖在某一家找不到，但在另一家店裡亦可找到。

當時我所發覺的以滿文寫出的書籍似乎需要量不多，(時在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但純滿洲人的官吏或在社會上的滿族藏書家，又對滿洲語有興趣的外國入等只是購入滿文書籍而已。本人所舉以下分類語，只在大致上區分而已，內究尚不夠詳細，真正斷然區別是一件困難之事，其中更難做到充分確實之處。例如在一書之中既有宗教之事，又有有關政治事務，亦有屬於歷史地理交互之點，亦有涉及土木工學記事者。所有這些，很難列入某一部之中，如勉強為之即為不得要領，而難取信於人，因此等情形，余個人以在我手頭書類，作了以下的分類。

列舉滿文書目的同時，將最近刊行梅爾連多爾夫(以下簡稱梅氏)及伊瓦諾夫斯基教授著作中未經解題部分，以極簡單方式摘記其內容。

甲、字書類

乙、滿文、口語研究階梯

丙、歷史作品、紀行、傳記

丁、哲學書、修身訓話、宗教及禮儀書

戊、詩歌、小說、故事

己、律令格式、勅宣、報告

甲、類

一、清文典要

四帖及五帖漢滿兩文並記，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版，德國東洋學會雜誌第十六卷五三八號所載：卡別連次(カベレンツ)氏論文及梅氏解題第十號參照。

二、御製滿洲蒙古三合切音清文鑑Mantsou Mongo Nikan Khergen i

lian Khatchin i Moudan Arakha Boulehou Bithe (附件：筆者以真滿文寫出，以下類推，此目的即以真滿文對照，以羅馬字母寫出的滿文拼音，及文語含義有無差錯之處，但真滿文不能與中西文一起排字，只好另行手寫，作為附件)。三十六帖，三套。在梅氏 Essay on Manchu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A.S. XXIV 裡，解題第四十三號，記為二十四帖。

三、Khan i Arakha Mantsou Gissou Boulehou Bithe (附件)祇有滿文正文四十八帖六套。

四、同文廣彙，四帖，滿漢兩文，不按音韻配列，而以物類分之。

五、Nikan Khergen i Oubaijaboukha Mantsou Gissou i Boulehou Bithe (附件)漢滿語句譯文一帖，按梅氏所說：「本字書係敏多(ミンノ)氏所著。Essay on Manchu Literature No. 38 參考。」

六、清文補彙 Mantsou Gissou be Nijetchem Isaboukha Bithe (附件)參看維哈洛夫(ザハロフ)氏滿俄字書序文第十八頁第六，及梅氏第四十號。

七、清文彙書，Mantsou Isaboukha Bithe (附件)，如按漢文含義，則羅馬滿文中脫落了一個「Khergen」字，特在本附件真滿中添寫「字」的含義滿文字十二帖，滿漢辭書依字音順序配列，以 Aniot 的字書為基礎的梅氏三十九號。

八、四體合璧文鑑 Douin Khatchin Khergen i Kantchikha Boulehou Bithe (附件)滿語辭書，蒙古、漢、西藏語譯，事務分類十帖二套。

九、御製滿文鑑 Khan i Arakha Mantsou Gissou i Boulehou Bithe (附件)二十帖，梅氏第三十五號。

十、清文總綱鑑 Khan i Arakha Mantsou Gissou i Boulehou i Bithe (附件)總綱二字歐文滿文中並未寫出)本書第二章錄入托忒文字總綱鑑八帖一套，本書又記入筆寫對譯蒙古語。

一一、清文鑑 Mantsou Gissou i Boulehou Bithe (附件)滿漢對譯字書一帖，維哈洛夫氏滿俄字書十六頁第二。

一二、清文總彙，滿文字書以發音訓序配列。

一三、Mantsou Mongo Nikan Oubaijaboukha Bithe (附件)寫本字書二帖滿語單語及小熟語中附漢家譯語約百五十葉各頁記八語。

一四、清文廣彙全書，八開紙大小四帖，有漢文序，按語類配列，例如：天、時、地等書寫漢字，其下配列滿文、梅氏第三十一號。

一五、御製增訂清文鑑 Khan i Arakha Nongime Tokroboukha Mantsou Gissou i Boulehou Bithe (附件，倒數第二羅馬字滿文的「Y」字顯係多餘)。

一六、滿漢六部成語 1. Khafan Tsourgan 2. Boigor i Tsourgan 3. Dorolon i Tsourgan 4. Tchoukhai Tsourgan 5. Beidere Tsourgan 6. Weihere Gourgan (附件，第9項末)羅馬滿字寫錯)六帖，用漢滿兩語記載，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三)出版。(六部成語漢譯即：吏部二戶部三禮部四兵部五刑部六工部)

一七、公文寫本，中形本十二帖，使用漢滿兩語記載常用語句，各卷封面記入內容之目錄，各目下列舉漢字成語，各漢字成語下以滿文譯語附之，如尋滿語成語須先找出漢字成語始可，卷尾附有索引，尋出頭字即易尋出各字，此

乙、類

一、清文典要大全 Mantous Bitchei Kooli Oriongo iooni Bitche (附件，第四個羅馬滿文字的「r」是多餘的) 滿漢兩文正文十帖。

二、初學指南，寫本滿漢兩文正文二帖。

三、清文啓蒙 Mantous Nikan Khergaer i Tching Ben Ki Meng Bitche (附件，羅馬字滿文及第五字都拼錯，且「Nikan」字亦無中生有) 一七三〇年版，四帖，第一帖，發音及文字正記法，第二帖，滿漢會話，第三帖，品詞及冠語，總計二百五十四，及其用法，第四帖，文字書寫記人時需要注，意文字目錄，同意同語目錄(雜哈洛氏滿俄字書十六頁，烏拉追金氏所著滿洲語小文典(本書係繙譯清文啓蒙第二帖)梅氏第一號，卡別連次氏(Zeit-schrift Der Morg. Ges. XVI S. 539魏爾氏Wylie清文啓蒙 A Chinese Grammar of the manchu Tartar Language With Introductory Notes on Manchu Literature 霍夫曼氏 Grammatica Mancese Compendiata Dall'opera Zinese Zing Wen Ki Mung)。

四、英漢清文，全四帖。

五、Mantous Mongo Nikan Gisoung Mejen (附件倒數第二個歐文滿洲字的「g」字係多餘) 滿蒙漢成語集二帖。

六、連話頭本，寫本六帖，滿漢蒙三成語會話書。

七、蒙古文晰義方程 Mengou Khergen i Tsourgan Be Faksalakh

Bitche (附件) 全四帖一套滿語及學例小句，附漢蒙兩語譯文、梅氏第三號。

八、公文成語 Siden i Bitche Itchijara de Baitalara Tokroho Gisoun (附件) 壹冊。

九、官衙名目 Khafan Khergen i Gebou (附件) 滿漢兩文一帖。

一〇、衙署名目 Tsourgan Jamoun i Gebu (附件) 滿漢兩文一帖。

一一、隨意酌用，滿語成語，及其漢譯二帖。

一二、清話問答四十條 Mantourame Tsorire Tsabure Gisoun Dekhi Mejen (附件，第二個羅馬字滿文字的語意不明，其語意按漢文應爲「問」而非「指」的意) 一帖，有乾隆二十三年滿文序，按四十條的著者 Dekhi Mejen 的著者永貴(ユングイ)氏，他說言語在思想運動方面占極重要地位，有正確明瞭表達的必要，又按其序文之意而言，本書先以滿文書寫問答正文，然後以漢文附於其後，再本書內容係寫述道德法則，主旨以曉喻其子孫立身之道，尤其本書未端說明讀此書即有益於公私行爲云。梅氏第十八號。

一三、續編彙漢清文指要 Sirame Banziboukha Nikan Khergen i Ka-

ntchiboukha Mantous Gisoun Oiongo Tsourin Bitche (附件) 滿漢正文一帖八開型三十葉。

一四、清文指要 Mantous Gisoun Oiongo Tsourin i Bitche (附件) 一帖，滿語字句上附以漢文譯件，梅氏第十七號內載有關於本書事項。

一五、清文接字 Tchin Wen Zi Je Bitche (附件) 一帖四十五葉，光緒十四年出版，著者嵩洛峰氏本書首述清廷興起長白山，官員考試法之編纂係以政府考試法爲模範。凡應試者以本書記載爲修養基準，後進子弟應以此爲範規。嵩氏作此書授其弟子曾助推行於世，曾助轉與其父樸山嵩實，嵩實序於本書，又付刊行。本書其序文執筆於同治三年九月九日，跋文二章以漢文記載，中一文作於同治五年。

一六、滿漢成語對待 Mantous Nikan Fe Gisoun Be Tsoukko Atchaboukha Bitche (附件) 四帖，序文七葉(內容省略)梅氏第二十號。

一七、滿漢合璧字法舉一歌 Mantous Nikan Khergen Kamtchifi Atchaboure Zai Fa Gijoui Bitche (附件) 二帖，八開型七十七葉，序文始於榮氏傳，榮氏初隨金州的徐沃田後歸隱居就學於沃田，詳於序文，次述此一學習並非易事，本書編次由四書聖諭廣訓取材，著者之觀點，本書不但有益於滿人，漢人亦大受便利。完成本書的集成刊行等人名有記錄，小序中敘述本書的益處，刻苦自得的境界。第二卷未端有跋文，前記二序爲漢文，出版年月日無記載。

一八、Mantous Nikan Boujarame Mejen Bitche (附件) 內容多樣一帖，八開型二十葉寫本，正文爲滿文漢譯副文。

一九、話條好話寫本一帖。

二〇、一百話條，問答題，滿漢兩文一帖。

二一、三合便覽一書 Ilan Khatchin Gisoun Kamtchiboukha Touwara De Tsa Oboukha Bitche (附件) 十二帖，第一帖有三種語的序，即滿語字母、蒙古語文典中載有說明，從第二帖到第十帖，係集錄三種語單語，第十一帖十二帖，收集三種語小句，至本書第一卷中的蒙古語文典及滿語文典由卡別連次氏在 Zeitschrift Fur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誌上曾以德語發表，梅氏第二號。

二二、Bele Tekou i Khatchin (附件，米糧類) 一帖滿文。

二三、Tsouwan Tsouwe Ousou i Bitche (附件，滿文字母十二別，將滿文典記錄，寫本二帖。

二四、五本(Ou-ben) 滿漢兩文典實例，寫本。

二五、滿文雜話 Boujarame Gisoun (附件) 滿文下記入漢語，一帖二十六葉，寫本，梅氏第十九號。

二六、Gisoun Mejen (附件即漢文「話條」之意) 所錄小句滿文寫本一

帖。

二七、話條 (Khousa Tiao) 滿漢兩文，八開型一帖。

二八、天文類 Abkai Khatchin (附件) 滿漢語類一帖寫本，本書與下列二九卷初七葉完全同文。

二九、初學必讀 Tsouktan Tachite Oursu Ourounakou Khoulatchi (Atchara) Bithe (附件，頭一個羅馬字拼音的滿文字音是「卓克探」即「圖克探」之誤) 漢人的天、四時、地、山等出現的名目中都配記滿語，六帖，光緒十六年九月出版。

三〇、滿蒙漢話條子 Mantsou Mongo Nikan Gisoun i Meien (附件) 二帖，十二套，各七十葉寫本。

三一、清語指要 Mantsou Gisoun i Oiongo Tsourin Bithe (附件) 四帖寫本。

三二、欽定清漢對音字式，本書載有發音的研究，依照乾隆帝令一七七二年 (乾隆三十七年) 出版以漢字音譯滿音並以漢滿兩字記載地名。

三三、集錄滿漢兩語小句寫本其第一頁記載本書集成者的官等，Iatchi Tsergi Adakha Khafan (附件) 第三品官但其名稱不明顯。

三四、合璧手扎二帖係滿漢兩文。

三五、圖音正考，一帖，有道光十年序及原序，又將後序載於末尾，都是漢文，內容的小引亦同文 (中略) 著者不明，龔氏集成之，現行本係充氏烏扎拉族滿人，似乎由於交通氏的補助而成，小紙有三十葉。

三六、重刻清文虛字指南編，Dasame Folokho Mantsou Gisoun i Outoukhon Khergen i Tengetou Tsourin Bithe (附件) 二帖九十九葉滿漢兩文 (解題省略) 光緒二十年以鳳山之筆寫成本書重刻之序，原序為福山於光緒十年五月所寫。

三七、繙編、四帖。

丙、歷史作品、記行、傳記

一、Beje Dailame Vargi Amargi Babe Netchikhijame Toktoboukha Bodogon i Bithe (附件) 西、北平定方略一七〇九年版六頁；梅氏第四百四十八號。

二、讀史論略 Khoulakha Soudouri i Shoshokhon Be Leolekhe Bithe (附件) 二帖，興德、三合、共著漢蒙兩文，梅氏第六百六十七號。

三、通鑑綱目，四十八帖，十六，梅氏四百四十七號，(據譯者言作者以本書為司馬光所著，似乎錯誤)

四、繙譯史論，二帖，滿漢兩文寫本，初卷為梁史，二卷為有關宋史的史論。

五、Niobwangjian Touroun i Kouwaran (附件，第一個羅馬字所拼滿文字不清楚，如按滿文字義可譯成「綠旗營」而漢文則寫出「綠旗軍」似有商榷的必要) 滿文三帖。

六、欽定讀纂外藩蒙古同部王公表，Khesei Totoboukha Sirame Ach-abouha Toulgeri Mongo Khoise Aiman Wan Iletoun (附件)，三個漢字「讀」如按歐文滿文字義解釋應為「續」字再「wan」字下面漏寫「Gu」字 (譯自漢文，六十帖，梅氏第六百六十五號)。

七、皇朝清開國方略，六帖。

丁、哲學書、修身訓話、宗教及儀禮書

一、Toulgei Shou Fijelen (附件，如按括弧裡的 (古文) 二字推敲則「Toulgei」應有「s」字在「t」字在下面始變成「Tsoulgei」便為「古」的意義) (古文) 在原漢文添附滿文譯件二帖，一八五一年出版，梅氏第七十二號中首先有繙譯古文。

二、禮記，Dorolo Ni Nomoun (附件) 滿漢兩文，十二帖，梅氏第六十三御製繙譯禮記，Khan i Arakha Ybaliamboukha Dorolon i Nomoun (附件，第三個歐文所拼的滿文字音不清楚，如以第三及第四個漢字而言即「繙譯」二字無疑，因此該歐文字應為「Oubaliamboukha」)。

三、地藏菩薩本願經，Nai Nijananga Foussa i Da Foroboun Nomoun (附件) 一帖，滿漢兩文並記。

四、Daichin Gouroun i Badanga Doroi Gosin Sountatchi Anja Erin Folygon i Ton i Bithe (附件，第三個羅馬字所拼滿文字音不清楚，如以下面漢文字義推敲「Badanga」歐文字母中應加進「RA」二個字母即變成「Badaranga」後始成為光緒的「光」字意義) 記載大清曆光緒三十五年，國內各地太陽出沒時間四時等，又有吉日，出生日與守護星五行等對人生的影響，僅滿文，百葉一帖。

五、Khesei Toktoboukha Mantousai Wetchere Metere Kooli Bithe (附件) 滿洲人宰牲祭天之禮，寫本五帖，初四帖載犧牲供俸禮、備祭文，在次一帖中說明祭祀用器具，合計百八十種，在第六帖 (版本) 列附圖。本書大部分以羅馬字繙譯 Langles, Rituel Des Tartars — Mantchoux (本書 Notices et Extraits VII P. 241 ~ 308 再版者) 及 C. De Harlez, La Religion Nationale Des Tartares et Mongols, Avec le Rituel Tartare, Traduit 等梅氏第三百三十二號。

六、漢滿合璧潘氏總論，Mantsou Nikan Khergen Kamtchikha Panishi i Shoshphon i Leolen (附件，倒數第二個羅馬字所拼滿文字音不清，其中「P」字應改為「O」) 一帖，滿漢兩文 (中略) 康熙四十六年三月有和素的漢

七、Wang Jang Ming Sjia Sheng ni Tchuwang si Lou Bitke (附件，第四個羅馬字滿文字的末一字母「v」係「c」之誤)王陽明先生傳習錄滿文寫本六帖。

八、Ouba Lijamboukha Ningoun Baia Targaboun Gissoun Bitke (附件，第一及第二個歐文滿洲字應併爲一個字)繙譯六事箴四帖。(中略)有漢滿兩文序，王鼎編，Men Bao 滿譯，梅氏第九十九號。

九、Khan i Arakha Khijao Gide Bitkei Sioi (附件，第四個羅馬字滿文字「p」字係「c」之誤)滿文孝經有天子序一帖寫本，梅氏六十八號。

一〇、Sing Li Tsing Je Bitke (附件)御纂清文性理精義八帖一套，梅氏第八十三號及八十四號，只有滿文抄錄本，全部四卷——Etsen i Doro (附件)二性命。三君道。四小學。

一一、Ilan Khatchin Gissoun i Kamchiboukha Geboungé Saia Is-saboukha Bitke (附件)三合名寶集滿蒙漢語二帖，新版發行年代無記載，梅氏第五十二號。

一二、Endourage Tatchitjian be Neileme Badaramboukha Bitke (附件)聖諭廣訓漢滿兩文一卷，康熙帝撰，雍正帝註，梅氏第九十號對本書詳細解題記載歐洲的學者有關於研究本書的情事。

Klaproth, Verzeichniss. P. 14; Nocentini, Santo Editto Di Kanghi el Amplificazione De Yung Ceng. Versione Mancese; Meadows "Translation From The Manchu Language With The Original Text"; Wylie "Notes" P. 70; Harlez Memoires de la Societe des Etudes Japonaises, Chinoises, Book II.

一三、Khan i Arakha Sain be Khouweilboure Oiong Gissoun (附件，倒數第三個羅馬字滿文字拼音不清，應在「ij」上面加「k」字。御製勸善要言一帖，漢滿兩文。

一四、Khan i Arakha Tsoungel Shou Fijeren i Moumin Poculekou i Bitke (附件，第五個羅馬字滿文字中的「r」字應爲「l」，又末一羅馬字滿文字中的「c」字應取消)清文古文淵鑑四十六帖，滿文春秋戰國策，以下由漢代至宋朝都是諸文學拔萃的文集，梅氏第七十一號 Wylie P. 194，尚有與本書同題名的寫本四卷，第一卷題爲賢良，第三卷有關仲尼在陳，第四卷爲古文經目。

一五、Khesel Toktoboukha Mantousai Wetchere Metere Kooil Bi-the Doboro Khatchin (附件)滿文寫本一帖。

一六、Mantou Nikan Klergen Kamschime Soukhe San Zui Ging Bitke (附件，第三個羅馬字滿文字的「L」應爲「H」又第四個字的「S

」應爲「K」字母)滿漢合璧三字經二帖。Klaproth, Verzeichniss Der Chinesis Chen und Mandschrischen Bucher; S. 146; V. D. Gadelentz, Zeitschr. Der Deut. Morgenl. Gesell. XVI; 梅氏七十九號。

一七、Wen Tehang Di Gioon Endouri i Boutoui Erdemoui Bitke (附件)文皇帝君陰覽文三帖滿漢兩文，有關道教者，梅氏在其第二百二十九號只舉四葉。

一八、Takoun Gousai Targaboun (附件)八旗箴。在同前題目 Jun Juan 以漢文述之，附有漢譯六帖。

一九、Toumen Irgen be Aitoubouki Sene (附件)爲快活人生一帖滿文寫本，但按羅馬字滿文意義而言乃爲「要救萬民」與日譯意義不同。

二〇、Khan i Arakha Oubalijamboukha Dasan i Nomoun (附件)御製繙譯書經，滿漢兩文四帖一套，梅氏五十七號。

二一、Shou Tsing Khan i Arakha Nomoun i Bitke (附件)寫本一帖滿漢兩文。

二二、Khan i Arakha Oubalijamboukha Zisoungé Nomoun (附件)滿漢合璧易經，滿漢兩文四帖，梅氏五十四號，寫本中的一帖有以朱字校正者。

二三、Wetchen i Baia be Aikha Jamoun i Kooil Khatchin i Bitke (附件)掌管祭務衙門法類書(日文所譯「祭神法則」與羅馬字滿文意義有出入)寫本滿文百帖以上。

二四、Mantou Nikan Ging Bitke i Toktoho Gissoun (附件)滿漢經文成語四帖。Klaproth, Verzeichniss. S. 141. 梅氏第六十二號。

二五、Oubalijamboukha Tsalan De Oulkhoubou Oiong Gissoun i Bitke (附件，倒數第四個羅馬字滿文字的「p」字應爲「r」字母)繙譯醒世要言，本書古版中譯官孟保執筆，同治六年二月序文外，雖然同治帝交與軍機大臣并載有親諭，但在新版中不得見，光緒二年出版，梅氏第一百十六號。

二六、皇帝大行喪儀，滿漢兩文。

二七、Mantou Oubalijamboure Azigan Tatchin i Bitke (附件)繙譯小學六帖。Klaproth "Verzeichniss" S. 148; Wylie "Notes" P. 68; 梅氏第七十三號。

二八、Gosin (附件)仁，寫本一帖滿漢兩文。

二九、滿文附漢譯寫本，其首章 Tchangzui Khendoume Dorolon i Nomoun De Lou Gouroun (附件，即會子曰：禮經魯國)一帖小本三十六葉，漢字則什學金鏡合璧。

三〇、Oubalijamboukha Deote Tsousei Douroun (附件)繙譯弟子規，一帖十三葉(中略)有同治二年序文。

三一、Emou be Tatchifi Ilan be Khafoukijara Mantou Gissoun i

Boulekou Bitkhe (附件) 一學三貫清文鑑, 大本四帖, (一解題省略) 有乾隆十一年的序文, 屯圖在後補足之, 梅氏第九十七號。

三二、Khan i Arakha Oubaljamoukha Douin Bitkhe (附件) 御製繙譯四書, 滿漢兩文, 六帖。首卷乾隆二十年序文, 梅氏四十九號。

三三、Mansou Nikan i Ging Ni Toktokho Gison (附件) 滿漢易經成語, 滿漢兩文, 一帖。

三四、Shang Mengzou, Khija Mengzou, (即上孟子下孟子) 寫本二卷滿文。

三五、Azige Tatchikou be Atchacoufi Soukhe Bitkhe (附件, 倒數第三個羅馬字滿文字的「c」應為「b」) 有關小學註解集成六帖, 僅滿文。

三六、三字經訓話, 滿漢兩文一帖。

三七、Mansou Nikan Ging Bitkhe i Toktokho Gison (附件) 滿漢經文成語, 書經成語滿漢兩文, 乾隆二年著, 二帖。

三八、繙譯孝經有三種, 第二種標題為新刊藏版孝經, 滿漢兩文寫本。

三九、易經, 一帖, 滿漢兩文寫本。

四〇、書經, 一帖, 滿漢兩文寫本。

四一、詩經, 二帖, 滿漢兩文寫本。

四二、Dasan i Doru (附件) 治道, 有二種, 第二種為呻吟語, 比第一種完全, 此二種同為寫本, 有漢滿兩文, 第二種有各部門分類。

四三、品操, 二帖寫本, 初卷為漢文, 二卷以滿文為正文, 附有漢譯。

四四、Moutsin Ilbourenge. (附件) 立志, 一帖, 寫本以滿文為正本, 附有漢譯, 初二葉有漢文凡例。

四五、滿文寫本一帖, 初葉謂 Oisoro Okhode Tatchin be (附件) 謂之教道……很顯然初葉丢失。

四六、古文淵鑑, 九帖, 大部為滿文, 處處插入漢字, 卷數以十干區分。

四七、Dasan i Nomoun i Da Shoutouchin i Toktokho Gison (附件) 書經本序成語寫本, 滿漢兩文寫本二帖。

四八、「道與教」滿漢兩文寫本二帖。

四九、四書集詳滿漢兩文一帖。

五〇、「Neneke Bitkhe i Nijalmai i Gebou Khala (附件) 古代學者(宋元兩代)名彙。Tatchin i Khatchin Outsou. Azigan Tatchin (附件) 小學, 兩書皆滿漢兩文寫本一帖, 卷首有漢文目錄。

五一、Dasan i Doru be Aukheri Leolekhege (附件, 羅馬字滿文的第二個字的「a」應為「o」字) 總論治道滿漢兩文寫本, 卷首漢文目錄。

五二、Sui Zui Foung ba i Djou Djou Jan Bing ni Arakha Bolga Weile be Khatchi Khiaa Bitkhe (附件, 羅馬字滿文的「Bolga」的「a」字母應為「o」字母) 師子峯如如顏丙勸修敬業文滿漢兩文寫本一帖。

戊、詩歌、小說、故事

一、Mansou Nikan Khergen Kamchime Arakha Si Sijang Gi Ourchoun i Bitkhe (附件) 滿漢合璧西廂記四帖, 有康熙四十九年一月序文。

二、王羲之蘭亭, 一帖寫本, 漢滿兩文。

三、Ilan Gououn i Bitkhe (附件) 三國志滿漢兩文, 四十八帖, Dak-hai (附件) 於一六三三年繙譯但尚未完結, 以法語譯者 Th. Pavil 氏初譯成四十四卷, 梅氏第二百三十三號。

四、Mansou Zui Tsai Ning Mei Bitkhe (附件, 羅馬字滿字第四個字的第一個「n」字母應為「p」字母) 日文金瓶柳的「柳」顯係錯誤, 四十八帖, 王世貞(一五二六—一五九〇)著, 乾隆帝的弟弟繙成滿文, Mayers (Reader P.246, No.817) Wylie (Transaction P.XIII, Notes.P.162) Gabellentz (Zeitschrift d.d. Morgenl. Gesellschaft; XVI, P. 544), 本書的一部分會由卡別連次氏以法文繙譯, 梅氏第二百三十五號。

五、Sonsofi Oubaljamoukha Lijao Tsai Tsi i Bitkhe Soudouni. (附件) 合璧聊齋志異, 二十四帖六套。僅三百種小話集, 中百二十九種以上歐羅巴文繙譯者, Mayers (Reader No. 567, Notes and Queries, I.P.24) 又有的部分 H.A. Giles 氏以英語繙譯於一八八〇年出版, Allen 氏取其十九章, 譯載於 China Review II.III. IV., 瓦希立耶夫教授以俄文載於其「名家文集」裡, 梅氏第二百四十九號。

己、律令格式、勅宣、報告

一、Khafan i Daean i Olongo be Isaboukha Bitkhe (附件, 羅馬字滿文第二個字的「e」字母應為「s」) 吏治輯要, 八套, 滿漢兩文, 梅氏第二百十號。

二、Westimbour Bitkhe Itchikhijara Toktokho Gison (附件) 摺奏成語四帖一套。

三、摺底備用, 寫本二帖, 全滿文。第一帖告製, 第二帖吉記。

四、上諭, 咸豐四、五年分, 二帖滿漢兩文寫本。

五、Datchin Gououng Jong Kijanga Khouwand i Endouringe Tatchikhiara (附件) 大清高宗皇帝聖訓, 全二十帖, 滿文, 梅氏第二百七號。

六、Khesei Toktokhoukha Tchoukhai Tsourgan i Baia Kooli Bitkhe (附件) 「欽定續纂中樞政考, 八套滿文」的日譯與羅馬字滿文的意義不符, 羅馬字滿文的意義是「欽定軍部事務規程」。Mayers (Gouvernement P.12) 梅氏第二百六號。

七、Ilan Khatchin i Gison Kamchiboukha Khafan i Dasan i Olongo be Isaboukha Bitkhe (附件) 三合吏治輯要, 與上揭第一同, 滿蒙漢三文, 二帖。

八、奏摺檔，全三帖。

九、Dergi Adoun Tsourgan i Baia be Oukheri Kadalara Anban (附件) 主馬寮職務規程一帖滿漢兩文。

十、Wasimboukha Mansou Nikan Khengen Boukdari Danse (附件) 袖珍滿漢兩文上諭集一帖。

十一、Tchokhai Naskhoun Tsourgan Tchi Dakhounne Gisourefi Banzibha Baia Danse (附件) 軍機處要覽三帖。

十二、Tchokhan Tsourgan i Gingoulene Wasimboure Kooli Birkhe (附件，羅馬字滿文第「個」字的「n」應為「i」，再羅馬字滿文的意義是「軍部摺奏規程」與日文所譯「中樞院奏議纂」大不相同) 一帖。

十三、Khesei Toktouboukha Tchokhai Tsourgan i Sirame i Banziboukha Baia Kooli Birkhe Schokhon (附件，羅馬字滿文末一字語意不明，再羅馬字滿文的整個意義是「欽定軍部摺奏事務規程」與日譯「中樞院布令續纂」大異其趣) 二帖，寫本滿漢兩文。

十四、Khesei Toktouboukha Toulengi Golo be Dasare Tsourgan i Kooli Khatchin i Birkhe (附件，按滿文意即「欽定理藩院律條」然日譯「外國事務衙門告文集」，極大出入) 滿文六套，梅氏第二百五號。

十五、Foudan de Dosifi Oulkhounne Selgijekhe (附件) 入關告諭，漢滿兩文寫本一帖。

十六、Khiao Wen di Toukrekie i Kounoun Maksin be Toktouboukha Wasimboukha Selgijere Khese (附件，羅馬字滿文第三個字「t」字母下面缺「s」並未後亦缺少「n」字母) 定孝文廟樂舞詔滿漢兩文寫本，二帖。

附錄

- 一、職務、官等、章程、原文滿語漢譯為副一帖。
- 二、Doron ba i Alarange Anasi Birkhe (附件) 滿文官廳往復文例一帖，寫本。

99.

100.

101.

三、Bepri Babou (附件，羅馬字滿文的頭一個字的「p」字母多餘，第二個字「a」字母應為「a」字母) 把弓上上(兵事教範寫本滿漢文一帖)。

以上所列書目係我此次在坊間及由熟人間的關係方面所得的滿文圖書中一班，此等書中亦有列舉於梅氏的 Essay on Manchu Literature (有關滿洲文字短文) 中。如不深入滿洲即不可能獲得，由於滿文圖書近年來多有問世之故而有此現象歟！但梅氏已見的書籍如前述，故特將梅氏的氏名及其號數列出，俾煩讀者之注意。

我本人此次採訪的滿文圖書(一六九—一七〇種)為與滿文圖書目錄 Katalog Maudechourski Kuig (八十五種) Catalogue of Manchu Library 及梅氏解題(二四九種)等所見書名相比，在其書中所未見者達百種以上，因此可知有關伊瓦諾夫教授和梅氏文獻的著述，可謂尙欠完全。

上列的各書屬於丁類者即有關哲學宗教等書六十餘種，乙類即屬於滿文口語研究者約四十餘種，最少者戊類即有詩歌小說等，在北京搜集時略為見到這種成數。再由在北京的滿人所藏的圖書中查看時，所過目者關於歷史類，道德方面的書最多。有關歷史地理等書，因世間需要的程度有愈益增加的傾向，新著的書亦有出現的樣子，但新著的小說故事書之類，幾乎看不到，綜觀全局，漢人的勢力，對滿人日形增加，故文學方面的影響也特為顯著。

世人對滿文勢力將來到如何情形問題上亦有人關切。以我視之，滿人居住地的學校裡，雖也教授滿文，但以中國文學的影響極大，因之滿文滿語，僅能在極狹窄的範圍內通行。今日能夠保持滿文滿語勢力的地點在何處？即滿洲文明尚未消滅的地點，亦即北滿的索倫、達呼爾(海拉爾、齊齊哈爾附近)郭爾多(松花江沿岸)、鄂倫春(三姓墨爾根愛琿地方)等居住地區。在通古斯族間亦有使用滿文，在這些地方可謂保存滿洲文字勢力的處所，將來此等種族人或因與滿洲族人血緣關係的親近，或因歷史密切，以及文化的程度性質，宗教的類似，各方面都渡其未開化生活，教育的處所亦幾乎採用同樣的語言，亦即正在教授滿蒙兩文，故可以保存滿洲文學。

102.

103.

104.

105.

— 附件 —

- [illegible]

26.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27.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28.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29.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30.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31.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32.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33.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34.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35.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36.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37.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38.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39.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40.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41.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42.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43.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44.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45.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46.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47.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48.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49.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50.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51.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成吉思汗傳」之七——(續)

雅薩法典

Harold Lamb 著

史耀古譯

就在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召開庫利喀大會那年，金朝的鎮邊大將軍上奏：「邊塞寂寂，相安無事。」鎮邊大將軍一職掌管戍邊，觀察長城外蠻夷之動靜，並負責貢收，却對於他們公推成吉思汗為領袖（這是突厥蒙古幾世紀來第一次的統一）此一事實却毫無所知。

他們懷着熱切的心情深信鐵木真（如今的成吉思汗）是諸神遣來的真命天子，秉賦着上天的威力。儘管如此，單單是熱切的信念不足以約束這批「無法無天」的游牧民族的，到底他們長久只在部落舊俗的驅使之下，而各部落的習俗每如人性之異大相逕庭不一。

爲了約束他們，成吉思汗有他本族的軍事組織，大封本族宿將統御其他各族。他並進一步頒佈雅薩法典（The Yassa）統治他們，雅薩成爲成吉思汗的中心法律，是他本人的意志的發揚，又斟酌了各部落的傳統習俗。（譯者按：Yassa 蒙語雅薩意爲根本大法。）

從雅薩法典的條律上可顯見大汗對偷竊和姦淫的深惡痛絕，犯者死罪，即使是盜馬的行爲。違背父母之命的兒女，年幼者觸犯兄長，丈夫懷疑妻子，妻子不服丈夫，富人不濟窮困，人臣不敬主子，這些都是他最痛心疾首的。

至於酗酒暴飲，乃是蒙古人的通病。他說：「人之醉時猶如頭上挨上一錘，昏昏沉沉，他原有的智慧與才幹不再聽候使喚，爲此，每月只可三醉，最好是酒不沾，然而又誰能完全戒絕呢？」

蒙古人的另一缺點便是怕雷，每當戈壁興起風暴，他們便陷入無限恐懼之中，甚至投身湖泊或河流，以逃避天神的震怒之威——這是傑出的來東方傳教的魯不魯吉斯的威廉神父（Frs William of Rubruguis）告訴我們的。

（譯者按：威廉神父爲弗蘭西斯派的僧侶，曾在十三世紀中葉，自君士坦丁堡往北，環繞裏海與黑海，折向東行，在蒙古大可汗的朝廷中住了半年。）所以雅薩法典禁止人民在雷雨之下洗澡或觸水。（譯者按：又一說，成吉思汗的雅薩法典，並非發佈於即位之時，而係在晚年積集一生經驗，綜合整理而訂頒。沙漠地帶缺乏水源，飲料最爲寶貴，故大汗特別重視保護水的清潔，不准入水沐浴及洗滌，但對回教徒「水中洗禮」的宗教儀式，則特予許可。）

雖然成吉思汗本人就是天生勇武暴烈的漢子，他却有意抑止蒙古人天生的這一副「德性」，雅薩法典中明白禁止私鬥，一面也刻意顯示，成吉思汗就是獨一無二的成吉思汗，他是跋扈不可違抗的。汗的名字和汗的子孫一旦落入史筆，便要用金筆來寫，字字不可改變，永遠閃耀。

然而成吉思汗對於宗教的態度是相當放任的，或許是那批神棍僧侶（譯者按：係指薩滿教僧侶 Shamans。）奉他爲神的緣故。其他教派的長老，信仰工作者或回教寺院中的人都有豁免勞役的特權。因此，總有一大班各色各樣的僧侶跟在蒙古駐軍的尾後。在軍幕之間鬼串，黃衣喇嘛，紅衣喇嘛，穿着袈裟，晃起法輪，袈裟上繪有一些形像，「這些形像在基督教看來，簡直就是魔鬼的樣子。」——這是威廉神父告訴我們的。而馬可孛羅（Marco Polo）（譯者按：爲中古世紀一位最有名的旅行家）也曾提到成吉思汗每一戰役之前要星家占卜的事。回教派的僧侶法力不足，測不出來，景教派的似乎有些名堂，他用兩根小藤條刻上敵對雙方統領的姓氏，一面高唱舊約讚美詩，一面擲在地上，看那一根墜在上頭就成爲徵兆了。成吉思汗也許聽得進這些占卜先知們的話。（我們知道，他在日後的征戰時頗看重一個金人的星象家。）（譯者按：係指遠太祖阿保機的九世孫耶律楚材，初仕金，後降蒙古，通術數之學，成吉思汗以之爲謀主，對之往往言聽計從。）但他似乎從未因這些術士之言而動搖過自己原來的決定。

雅薩法典對待間諜犯、鷄姦者，作偽證的以及弄妖術的男巫，極爲簡單，就是死刑一條！

法典中的第一條是很值得一提的：「承天之命，凡人皆信唯一天神，他是天地創始者窮富支配者，生死之主宰，祂的威權絕對而至高。這顯然是受到早期景教的影響，但這一條法律卻從未公開頒佈過。成吉思汗無意在他信仰不同的屬民間構成分歧，或點燃潛在的餘燼，激起教義間的敵對。

我們若細心觀察，不難發現雅薩法典的目標有三個特色：一、對大汗絕對的臣服。二、促成游牧民族間的團結。三、以極刑重典處置犯罪者。整個看來，雅薩法典的重心在人不在財產。此外還有一點特色：除非是現行犯，當場被逮，要是他堅不承認，他是不會判罪的。要知道在蒙古不識字的人，口說是很鄭重的，說話是算數的。

儘管如此，經常，一個真是有罪的蒙古人，面臨審判時都會認罪的，而且有許多勇於認錯的例子，他們自動跑到大汗面前，要求懲罰。

在成吉思汗往後的歲月裏，他得到了臣屬們絕對忠貞無貳的信服。駐兵在外的將領們也甘願千里請命，等待大汗的差使，執行大汗的命令。

肥胖的約翰神父（Frs John of Plano Carpini）就說過這些話：「沒有任何民族能比得上蒙古人的忠貞，他們對主子投出全心的敬服，一言一行絕

不背叛，而族人之間，甚少爭吵打鬥，傷害殘殺幾不會聞。盜賊不生，因此他們從不鎖房門，從不開蓬車，不必爲了珠寶財物操心。若是牲畜跑失了，發現的人不生覬覦之心，甚至牽之報官，以待失主。彼此間，謙和禮待，雖然食物匱乏，他們仍然能夠適意地共享，他們有足夠的耐力度過飢饉的難關，甚至齋戒一兩日，他們依然歌唱，苦中作樂。在遷徙的道路上，他們忍受風寒忍受酷熱而毫無怨言。上面說過他們從不糾嘴吵架，而且醉了也不吵，杯酒之間，絕對不吵！」

（這些對於來自歐陸的游歷者，自是一大驚奇。）

「酒量如海的人是會得到尊敬的，他們喝多了便吐，吐完了再喝，這時候在他們的醉眼裏，對任何外族的高官貴侯，却顯得卑賤，反而自視高傲。我們便會看見在蒙古皇帝的宮宴上，許多俄羅斯公爵，和喬治亞王儲，以及許多外邦酋長大人，得不到絲毫的敬意和尊重。實際上，許多奉命來侍奉他們的蒙古人，不論身份如何卑下，却總是走在這些稱臣的王公貴族之前，甚至還坐在較高的席位上。」

他們是很瞧不起外邦人的，因此對待外邦人，他們的狡詐簡直不可思議。任何陰謀詭計，他們都能隱藏得不露一點馬脚，叫外邦人防不勝防，至於屠殺外邦人，他們簡直不當一回事。

（譯者按：歐洲與東亞和中亞的直接接觸開始於公元十三、十四兩世紀。在那個時候，成吉思汗及其繼承人所統率的蒙古民族，正從中亞細亞向外發展，建立一個廣大的帝國。一班重要的基督教徒，如教皇與法蘭西王路易九世都具有先見之明，知道倘若能使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則不特可作十字軍的同盟去討伐回教徒，同時也是推廣基督教的好方法。因此公元一二四五年，普蘭諾卡畢尼的一位弗蘭西斯派的高僧約翰奉派東行，經波蘭、俄羅斯等地，跋涉三千英里，到達了這位大可汗在蒙古的都城，爲第一個踏上這塊土地的歐洲人。約翰神父會親見過大汗，但結果不甚圓滿。不過兩年以後他回到歐洲的時候，仍然寫下了一篇詳細的報告，述說他旅行的經過與觀察所得，繼之東行的爲威廉神父。）

族人間守望相助，一致摧毀外族——這也合乎了雅薩法典的精神。成吉思汗深知這些酷愛戰爭的游牧騎士，長久以來深受傳統的部落世仇之爭所苦，唯一能夠聯合他們同一陣綫的辦法，就是一致對外，對外邦人發洩他們的本性。若是不再圖謀外人，他們又會回到古老的內亂爭戰之中，強奪戰利品，強奪水草之地。我們的紅髮可汗就是在這種內爭血鬥中崛起的，是他鼓舞了這種好戰好鬥的情緒，他播下了風的種子，就要招來更大的旋風。

然而他是深深了解這項危機的——若不然，他就不會採取以後的一連串行動。既然他曾經是一個斷奶的孩子，他的部族曾遭受其他部族的棄絕，他深知唯一不使同室操戈的辦法，就是另闢戰場，帶他們衝進遠處的戰火。把大風引開

戈壁，吹向他方。

史籍上有一段描述，爲我們呈現出這個時候的成吉思汗，在大張筵席的庫利爾台大會結束之前，他立在不見罕山（譯者按：即肯特山，橫跨外蒙北部。一）的山脚下，不見罕山龐大的陰影正投在他的土地上，這時他站在名震塞外、高高迎風招展的九旄大旗側，他向孛兒只斤氏族和宣示效忠的其他族領袖演說：

他說：「任何情願與我同甘共苦，任何忠貞像晶亮的礪岩的人，我願稱許他們爲蒙古人，我更將高舉他們超凌一切，凡有呼吸的生靈全要在他們的威力之下。」

他預想他可見的遠景，要一統塞北風沙裏那些無數狂放脫韁的靈魂，睿智神秘的維吾兒人，驍勇善戰的客列亦惕族人，強壯威武的大蒙古族，兇狠的塔塔兒人，陰險的蔑兒赤惕人——他們是陰鬱堅忍的北方凍原上的游獵人。——總之他企圖要把亞洲北方大陸的所有馬上民族，統合成一個大的部族，而他自爲領袖。

而在匈奴（Huns）的時代，這塊地區是有過短暫的統一的，匈奴向南騷擾，一向是中國的北患，直到長城重建把他們擋在塞外。成吉思汗便以他天賦的口才，鼓動他們這份長久以來潛藏的豪情。他也從不懷疑自己的領袖天才。

在他眼前展開了一幅出征的圖像，征服那未知的地方。但是如今他必須先以全副的力量，去掌握和動員這支新的游牧鐵騎，因此他便求助於雅薩法典。在雅薩法典中禁止任何戰士背叛十戶小組中的伙伴，也禁止遺棄受傷的戰友，同時法典又明文禁止任何部族在帥旗拔起撤退之前，逃離戰場，也禁止未得將令許可，擅自掠奪他地。

而約翰神父更證實了成吉思汗強化法典中的這一部份，因爲描述蒙古人的時候，他說：「蒙古人即使使在帥旗倒下的時候，也從不逃離戰場，他們從不放過一個敵人，也絕不向敵人求饒。」

這一支游牧軍隊，絕非各部族草率成軍的烏合之衆，就像羅馬兵團一樣，有他固定而堅強的組織，從十戶到萬戶，萬戶爲一戰略單位。騎兵亦置有騎兵的組織。統率這支軍隊的是烏爾罕（Orkhan or Urkhan），有老謀深算的木華黎，萬無一失的速不台，驍勇鬥狠的哲別諸將等一共十一位大將。

游牧軍的武器包括長矛、盔甲和盾牌，平時皆庫藏起來，由專人看守並刻意保養。征名作戰時才由古爾罕（Gurkhan）集合他們，並在旁督導發予武器。在一塊一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們這一位精明的蒙古汗，自不會任數十萬的臣屬在閒暇無聊之時，依然全副武裝地在平原及大山之中閒蕩。

要轉移及發洩這一支游牧軍隊的精力，雅薩法典乃規定：自第一片雪花落下到第一片草原綠起，這段冬天，爲狩獵季節。大規模地游獵、捕殺獐鹿及野生的驢子。

春天來臨之時，他便宣佈召開庫利爾大會，所有的各級領袖都將赴會參加。「任何人擅敢滯留營地，而不前來聽命者，他的命運將如落入深淵的石頭，或埋沒蘆葦中的箭矢。」他們就要從此消失不見了。」

毫無疑問地成吉思汗深受了他古老傳統中的教訓，充分把握運用了既存的習俗法規，然而把這一支游牧民族，鍊成一個固定而常存的軍事組織，這是他一手成就出來的結果，這也是借着雅薩法典無限的權威和無情的鞭子所成就出來的。如今成吉思汗在他的手掌下擁有一支新生的強大武力和一支訓練有素的重騎兵，足以對付各種國家不同的地勢，作快速的作戰運動，在他之前波斯人和古安息人或許擁有龐大的騎兵，但他們總缺乏蒙古騎兵兇猛和強弓所具備的摧毀力量。

他所掌握的這一支鐵騎，若是正確的統御和適當的約束，將具有無比龐大的毀滅性，他如今已充份的決定把這一支鐵騎驅使到大金的戰場上，將征服這個長牆後、一成不變的老大帝國。

喀刺庫倫

成吉思汗與一般征服者不同，他不在昌盛繁華的中原土地上定居，大敗金兵之後，他便匆匆整兵上馬，取道長城，回到與他共生共長荒涼的高原之地，這一次出關之後，成吉思汗本人再也不會叩關，再見長城。只留下木華黎，統籌大金戰事。（譯者按：伐金之役請見本刊四十一期。）

而在這塊荒涼廣闊的沙漠裏，大汗揀選了喀刺庫倫（Karakorum）——黑沙之城為他的帳幕所在，是他坐鎮的指揮大本營。（譯者按：喀刺庫倫即「元朝秘史」中所稱的黑林，亦稱和林或和寧，在蒙古土謝圖汗庫倫西南，元代舊都，自突厥以來，多為酋長設牙帳之所，今已荒廢。）

在這裡齊備有游牧者所希求的各種東西，應有盡有。這個奇特的喀刺庫倫，是茫茫不毛大地中的中心大都會，承受着風沙無情的鞭斥，以乾泥茅草建的居所，頭上覆着黑毛氈的圓頂，在沙地上任意地座落着。

渡過多年來窮困流浪的歲月後，冬季來時大汗建造了許多馬廐，又精選良駒，烙上他的標記。並設置穀倉，以渡飢荒——為他的人民貯存小麥稻米，為馬匹準備乾草。又大修廣舍，以庇大隊雨下的商旅及來朝的各國使節。

阿拉伯及突厥商人也從南方來到了喀刺庫倫，成吉思汗自訂一套與他們交易的辦法。他不喜歡商量，如果旅商們想和他討價還價，就乾脆沒收他們的貨物，一毛不給。反之，如果他們獻出所有的物品，大汗則加倍酬賞他們。

使節館的旁邊便是教士區。古老的佛殿緊挨着石砌的清真寺，以及景教的木式小教堂。任何人只要遵守雅薩法典及蒙古營規，都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宗教，崇拜自己的神祇。

商旅在邊界上會見蒙古官員後，就由嚮導引至喀刺庫倫——他們到來的消

息，自有商隊路線上負責送信的快差先行送達。一旦來到了放牧的草原，看見了黑頂的帳篷，他們便進入了蒙古法律的範圍，他們的一切就歸由執行法律的官員來管轄。

遵照游牧民族古老的習俗，商旅們一定要在兩排火堆間通過，通常他們是不會受到什麼傷害的；但蒙古人相信，如果他們之中藏有邪術古怪，烈火就會燒焦他們。通過這一關後，便有食物住宿供給給他們，如果成吉思汗准許的話，他們還可以謁見這位蒙古征服者。

大汗之宮設在一個白氈垂絲的大帳幕裏，進口處置一銀桌，上有馬奶、水果及畜肉，來謁者可以盡情享用。在帳篷最底處末端的高壇上坐着大汗，孛兒帖或其他妻妾則坐在他的左下方的矮凳上。

左右大臣垂侍：有時是穿着繡袍、聲沉鬚長、儀態莊嚴的耶律楚材（Ye-lin chuai），通常總有一個維吾兒的書記官，持卷握筆在側。及一個司酒的蒙古諾顏。（noyan，譯者按：蒙古諾顏意為貴族，通常指萬戶長。）帳篷四周椅子上坐着其他的貴族，莊嚴肅穆，穿著長袖的棉衣，配上掛着腰帶圈，斜戴白氈帽子，下身則穿著游牧民族的便裝。在帳篷中間，則燃起一堆荆棘和馬糞的火。

答爾罕（Tartars）——是最尊榮的貴族，他們可以不通過報逕入汗帳裏來，尋個凳子坐下，盤起他們的腿，猶可見放在天生一付騎士的大腿上的雙方疤痕斑斑。烏爾罕及各萬戶長也有權帶着象徵兵權的鎗杖與他們平起平坐，私下談話則須輕聲慢氣。大汗講話時，全場必要肅靜無聲。

當汗說起了什麼，也就是說定了，不許有人對汗所說再加上一句。與汗爭辯是失態的行為，大放厥詞更是無禮的舉動，是道德上的過失，若是瞞騙欺瞞，就要送官治罪了。一般啟奏稟報則必須簡短而精確。

外邦人若是謁見大汗，即須呈備獻禮，獻禮通常在謁見之前，即由當差的衛士呈獻給大汗。然後謁者必須接受搜查是否攜帶武器，衛士也會警告他們小心別絆上了帳幕的門檻，若是小帳篷，則莫觸及門。對汗講話時，必須跪着。謁見完畢之後，未得汗之許可，也不可擅自離開。

當年的喀刺庫倫——如今已淹沒在戈壁的大風沙裏——在一個鐵的意志的統治之中，任何人進入帳幕營地，就成了大汗的奴僕。除了大汗的命令外，其他的法律再不復存在。

難怪東方傳教的魯不魯吉斯的威廉神父（Fra William of Rubrugis）要說：「一進入韃靼之地，我就以為自己在另一個異樣的世界裏。」

這一個世界是由雅薩法典所推動的，默默承受着大汗的意旨。「一切只為戰爭的行動，一切只在貫徹大汗的命令。汗的帳篷永遠朝向南方，帳前開着一片廣闊明朗的空地，一切只為戰爭的行動，族人則分佈在汗帳的左右，有其固定的位置。」

汗的家室也愈加繁盛，她們的營帳分散在汗的營內，有自己的族人來侍候。汗除了灰眼睛的字兒帖外，還娶了其他的女子，大金及西遼的公主，突厥皇族的女兒及沙漠各部族的佳麗。

而且大汗對於女子的鑑賞力，並不亞於他鑑賞好漢子或千里駒的眼光。有一回，佔領了一個新城之後，有人對他形容一位面貌姣好、體態優美的女人，可惜不知家在何處，汗却不耐煩地說：「如果她真的漂亮，我自會認出她來。」

傳說還有一個有趣的故事，說他做了一個困擾不安的夢——有一妾想謀害他，他醒來之後，馬上叫道：「誰是帳前的守衛長？」

這個守衛長報上名字的時候，汗就下令：「長相如此如此的女子，就是你的了，算是禮物，帶她到你的帳篷去。」

他以獨特的方式處理對於有關倫理道德方面的問題，當汗的一個姬妾與其家族中人私通，他並不處死他們，只是予以放逐，再不見面而已。他說：「這是我的錯，我本來就不該招納一個不守婦德的女人。」

在所有的兒子中，他只選定字兒帖生的四子為他的繼承人，汗為他們選取伴友，分派資深博學的將相為他們的師傅。更時常考察他們，到了他對他們不同的天性及能力感覺滿意的時候，就封他們為奧魯克（Oruks）——大汗之鷹（Eagles）——正式成為皇家太子，開始參預各種策劃，各有職守。

長子朮赤（Juchi）主管狩獵——在當時狩獵猶是蒙古人維持生計的一大泉源；察哈台（Chagagai）主管法律，執行賞罰；窩闊台（Ogatai）主管部族大會；幼子拖雷（Tuli）為步兵元帥，隨侍大汗之側。後來朮赤之子拔都（Batu）西征打敗了俄羅斯聯軍後，建立「金帳汗國」（Golden Horde）；察哈台則繼承了中亞的土地，他的後裔巴卑爾（Babar）開創了印度蒙兀兒帝國。（the Great Moghuls of India）（譯者按：公元第十四世紀的後半期，帖木兒（Tamerlane）時代，蒙古人征服了中亞細亞的西部，波斯與米爾波大米亞。公元一三九八年，又侵入印度，在德里（Delhi）附近獲得一大勝利。帖木兒（係出成吉思汗後裔之女支）崩於一四〇五年，在印度之帝國亦瓦解。後一百年（一五〇五）帖木兒之苗裔巴卑爾又開始其偉大之征服事業，於一二五二年獲得德里，自稱「印度斯坦皇帝」。巴卑爾之孫亞格伯（Akbar）為莫臥兒朝之第一名王，其聲名事業與紀元前三世紀之阿育王相埒。莫臥兒帝國於一八五七年亡於英人之手。（阿拉伯文之發音中無g之音，故稱蒙古為Mogul，譯為中國音遂成莫臥兒。）拖雷之子忽必烈（Kublai）則統治從中國海到中歐一帶寬廣的領土。

忽必烈自幼便深得大汗的寵信，汗也嘗以這個孫子自豪：「仔細記下忽必烈說的話，他的每句話都閃爍着智慧。」

自金歸來的途中，汗發現他的新生帝國的西半部起了嚴重的變化。統有中

亞一帶突厥民族的西遼，竟為乃蠻太陽汗之子——屈出律（Gutluk）所篡了。早前蒙古在打敗客列亦惕部（Karaites）之後曾出兵擊潰乃蠻。

屈出律鳩占雀巢，篡殺了當初收容他的主人西遼汗（Khan of Black Cathay）（譯者按：係指直魯古汗，從耶律大石稱王之年（公元一二一四年）算起，算到直魯古被篡殺之年（公元一二一一年），共有八十八年的歷史。屈出律篡了位，並沒有改西遼國號。屈出律可能也沿用直魯古的中國的年號「天禧」。西遼的種種制度，屈出律沒有怎樣加以更改。）並勾結遠西最強的汗國。（譯者按：當指花剌子模。）當成吉思汗全力攻打長城以南，無暇分心之際，屈出律便征服了維吾兒（Ugurs），襲殺蒙古屬國阿爾馬利克（Almalik，譯者按：即今之伊犁。）信奉景教的國王。且一直飄泊無家的蔑兒赤惕族（Merkits）也背叛了蒙古，加入了屈出律的陣營，一時聲勢浩大。

成吉思汗在同喀喇庫倫的途上，便作了清楚的決定。為了對付屈出律和這個包括西藏至撒爾馬罕（Samar Kand）之間的短暫帝國。各部族換上新的戰馬出擊乃蠻；可憐的西遼被人篡奪之後，如今又面臨蒙古人猖獗無情的鞭子，汗又派遣速不台（Subotai）帶領一支分遣軍（譯者按：division 當為萬人。）去蔑兒赤惕部，曉以大義和利害，招降他們；又著哲別諾顏（Chepenoyon）（譯者按：哲別本名兒豁阿歹，因其善射，故賜名哲別，哲別，軍器之名。）指揮兩支萬戶（Tumans，一個Tuman一萬人。）追擊屈出律，必要帶回他的項上頭顱！

此處我們姑且不談哲別如何用計調度征服了這個地帶。值得一提的是哲別得到回教徒由衷的感激，因為他寬免了所有的敵人，除了屈出律之外，並未濫殺無辜；也開放了因戰亂而關閉的佛教寺廟。隨後，他在世界之屋頂上的西藏，追逐只有一年皇帝命的屈出律。終於砍下他的腦袋送到喀喇庫倫——與頭一起送去的是一千匹白鼻駿馬，這是感恩圖報的哲別在這塊戰場上收集來以呈大汗的。

這一役（當然這一仗汗是輸不得的，若是敗了後果自不堪設想）。「使得從西藏高原到俄羅斯大草原的野蠻突厥民族，納入帝國的版圖。三吞併西遼之後，這一廣大的亞洲各游牧民族，再也沒有特別強大的勢力，維持着所謂的均勢；而作為統治階級的蒙古人，只是一個少數民族。」

隨着佛寺開放，人們便傳頌著成吉思汗新的聲威。他征服了信奉佛教的西遼的消息，從山城傳遍谿谷。另一方面大汗對待窮迫的回教僧侶，並不騷擾，又免去了他們的賦稅。在皚皚白雪的西藏山下，是世界宗教仇恨最激烈的地方，大汗却使得僧侶、回教徒、喇嘛的地位，在此平等相對，一併統攝在雅薩法典的威力下。大汗任命歸降的金人為欽差特使，宣諭着新的法令；要為混亂的局面，帶來新的秩序。正如他們正要努力為解救在木華黎鐵血統治下的大金同胞，免於嚴酷的待遇。

快差一路在駱商大道上，疾駛來到意氣橫飛的哲別帳前，帶上大汗收下千匹馬的消息，以及「大業不驕」的勉勵。

哲別繼續留在西藏山區召募勇士，他也不再回到喀喇庫倫。還有別的世界等待他去征服。

隨着屈出律的崩潰，亞洲的北方像是幕落一樣，頤然而確切地宣佈戰事的停止，中國到鹹海皆歸於一主。反抗業已平息，信差可以縱橫五十個經度，一個處女懷一袋金子，可以安心遨遊這個廣大的游牧帝國，從這一端到那一頭。然而，這樣一種固定的行政活動，漸漸不能滿足逐漸老去的征服者，他不

新疆之旅

譯者序

新疆自民國成立以來的歷史上，成爲一個神秘的地方。到民國三十三年爲止，這一地方被當地的爲政者嚴密地封鎖起來，成爲一個完全關閉的社會，它幾乎在政治和經濟上與內地隔絕，形成半獨立狀態，以現代的術語來說，它已構成了鐵幕，至少也有竹幕的資格。其所以能夠如此，原因固多，要不外（一）與內地之間，交通阻塞；（二）軍閥割據局面之形成；（三）蘇俄帝國主義之控制與影響。

民國三十一年雖然由中央打開了新疆之門，但實際上仍未能使門戶洞開，這是人爲的，是由人力所造成的，而自然條件的不利，是使新疆孤懸塞外，也是使中央深感鞭長莫及，難以遙控的主要原因。雖然如此，多年以來曾到新疆旅遊之人，亦並非絕無僅有，稍遠一點的，像謝彬、黃慕松、斯文赫定、中法科學考察團、西北科學考察團等，他們也都有些有價值的旅行記載或工作報告，三十一年以後，前往的人較前加多，記載也多起來，但許多出版品類皆陳陳相因，輾轉抄襲，若干作家竟因知識膚淺，觀察不清，道聽塗說，胡言亂道，所說既乏科學根據，所據資料又多係假面目後之謊言，自欺欺人，深不足道。

新疆向爲英俄兩帝國主義角逐之場，自民國二十二年馬仲英之亂後，蘇俄帝國主義勢力，牢牢綑住新疆，信奉共產主義的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已公開揭櫫「親蘇」爲其行政方針的首要，在經濟上因有蘇俄五百萬金盧布的借款，貿易由蘇俄的蘇新貿易公司（俗稱羊毛公司）所獨占，對南疆具有深厚利害關係的英國帝國主義，雖處此情況下，當然還要做困獸之鬥。本書作者是英國駐華公使館的資深參事，旅華三十餘年，深通中國情形，他於民國二十四年秋季

復從前那般喜歡冬季草原上的狩獵。有一天，汗問一個身邊的侍衛長：「宇宙天地中，有那一件事能帶來最大的快樂？」

「無邊開展的平原，晴空萬里的天氣，一匹座下飛馳的快馬。」侍衛長想了一會便說：「和一隻棲息臂上的獵鷹，去追捕奔逃的野兔。」

「不然。」汗說：「擊潰你的敵人，看着他們躺下，倒在你的腳邊——奪走他們的馬匹財物，傾聽他們的女子悲歎，這才是天地間第一等樂事。」

於是這一位上帝之鞭，就要再度從事他的征討，指向西方的世界。

臺克曼作
宋念慈譯

的這次旅行是奉命到新疆協商新印貿易問題，順便窺探政治行情，攷察經濟和人民生活情形，而自綏遠到喀什汽車路線的探測與察勘，以備將來實行經濟上文化上滲透之助，也是他此行的真正目的之一。（作者抵新時，譯者正在迪化。而且他們一行入新之事得以早日解決，還是由於我的進言。）

許多人對新疆沒有預備知識，沒有社會學、人類學、和當地歷史地理，以及中英、中俄、乃至新疆對它們的廣泛國際關係，所以每每不獨是走馬看花，也是視若無睹。但臺氏不然，他不但對中國有相當深切的了解，也有敏銳的觀察能力，同時他有駐華使館、駐喀什總領事館所提供的資料和情報，又有色拉特等極富經驗的助手，時時可以根據經驗給予解釋，這要比祇坐飛機或汽車往返，或對新疆語言風俗、政經實情毫無了解之人的收穫，實要超過多多。所以他的接觸面既廣，記載也比較詳實。但對新疆當局，難免有許多地方跡近揄揚，這顯然是爲了顧全中英邦交，且預爲將來的汽車交通路線鋪路，不得不爾，這由字裏行間，是可以看出其苦心的。

我於民國二十四年也曾乘新綏長途汽車，自綏遠到達迪化，找走的路線和他一樣，不過他由迪化又到喀什，再越喜馬拉雅山和帕米爾高原，前往印度，而我則由迪化到喀什轉沿崑崙山麓和塔格馬干大沙漠邊緣到了于闐下邊的澤普，比他所走的路還要遠些。不過我的旅行記錄，於二十六年的大宛獄中，完全被盛世才沒收，單憑記憶無法寫出如此長篇紀行。因此，我想由找來翻譯這本書，不但有此資格，也有此必要。

最後找還有兩點須要補充，那就是：（一）馬仲英禍新以後，到盛世才執政初期，新疆的社會和內外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爲研究新疆這段政治變化過程

，本文雖非信史，但很值得參攷；(二)在外蒙成爲蘇俄附庸後，邊境封鎖，致以往駱駝隊商所行走的大草地，已被其切斷，這條小草地的汽車新路線，在軍事上、國防上極爲重要，有志邊疆的人，固不必說，從國防觀點看，尤值得參攷。

第一章 序 說

新疆的地勢

一九三五年，我以特別使命，自中國內地派往中國的新疆省。在敘述此次旅行始末之先，擬在這序說的一章之中，將籌措旅行的一般情形，略爲記述。第一、新疆，外國人舊稱東土耳其斯坦，尤其關於它的地勢、住民和最近的歷史，要給予數節的地位。關於這些問題已有所了解的讀者諸君，可以順手翻過，而自第二章開始。

新疆是一個在中央亞細亞的中心，由無雨的沙漠和綠洲、雪水，但決流不到海裏的幾條河川而構成的省份。這省由東向西，由一條被中國人會巧妙地稱爲天山的巨大山脈所橫斷，這些爲雪所覆蓋的一系列高山巔頂，矗立在砂塵荒原的高空，和北亞一清如洗的碧空之際，迎接着自中國內地向新疆作初次旅行的疲憊隊商。天山山脈把這一地方分爲南北兩部，北部舊稱爲準噶爾，南部舊稱爲回疆。前者在性質上是屬於韃靼、蒙古和鮮卑利亞（舊譯西伯利亞）的，而後者則爲徹底的土耳其式。

註：我國稱天山之南北爲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

由於新疆在地理上的僻遠，由東南兩方達到這一省份的不便，使肉體上的困難達於極點。由中國內地前來的旅客，在其抵達新疆邊緣之前，必須先穿越幾千哩人煙稀少的戈壁沙漠，另一方面，如由印度前往喀什噶爾，也必須翻越喜馬拉雅、喀喇崑崙和帕米爾各山脈，在世界上最爲險阻的達坂（山口之意——譯者註）。反之，俄領中亞的交通，則比較上述各地都遠爲容易，目土西鐵路建成之後，更爲方便。這條鐵路是將加斯比海的東部地方和鮮卑利亞（舊稱西伯利亞）連成一氣，在俄國國境之中，沿新疆邊境全線，提供了鐵路運輸之便。

住民及其最近的歷史

這一荒蕪地區的人口，當然極爲稀薄，大約祇有三百萬之譜，其中的七成或在七成以上，均爲土耳其系的回教徒。其中的大部分是維吾爾人——從前漢人稱之爲鄯善，即以黑或白布纏頭之人——他們是綠洲地方的農耕住民。俄國人把他們當做撒兒惕（沙陀？），現在又把他們當做烏孜別克（月祖伯）。其他的突厥系回教住民，是奇爾吉斯（乞兒吉思）和哈薩克（或稱哈薩克黑黑子），這兩族均係信奉回教的高地游牧民族，黑黑子居南部，而哈薩克則居於北路。其他尚有居住於南部帕米爾地方的塔吉克（大食），是一個少數民族。這些住民都操突厥系方言，它屬於在俄領中央亞細亞同一系統的對應種族。在俄領中亞，蘇聯分別設有土爾克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等各

自治共和國，均爲構成蘇聯邦的一部分。

和突厥族同時並存者，還有數目相當多的蒙古人。這裏的蒙古人和一般的蒙古人一樣，也是從事游牧之人，而且也是屬於喇嘛教的佛教徒。新疆的蒙古人（俄國人稱之爲喀爾瑪克）屬於土爾扈特族，這一部族於十七世紀時移住於俄國窩瓦河下流地區，經過百年之後，他們又歸還到新疆。他們現在廣泛地分佈於新疆北半部的高地牧草地，另外這一部族的一個分支，現在定住於甘肅省北部戈壁沙漠中的額濟納河綠洲地帶。

漢回占新疆住民中的第三位，當地人稱之爲東干人，此族的分布地區，自陝西甘肅（後者尤爲彼等之主要居住地）一起，包括新疆南北兩路而達喀什噶爾。漢回在新疆住民之中，爲最好戰的種族。自語言及文化之點而言，雖屬於漢族，但自外貌看起來，很明顯地可以認定是起源於中亞。

新疆住民之中，純粹屬於漢族者，相對地說，爲數極少，他們多爲軍人、公務人員和少數的商人，這些人多居住於北部。尤其在回教徒叛亂之後，在天山南路突厥族熱鬧商場之中，已很少看到漢族人的面貌。

回教徒之叛亂

在中國近代史上，新疆經常成爲回教徒叛亂的荒廢舞台。就中最爲可怖者，是來自俄領中亞的阿古柏伯克所領導的叛亂，他於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會在新疆建立了一個回教徒的獨立國家。當時的中國政府，深爲他的叛亂行動所困擾，但結果叛亂仍被峻烈地鎮壓下去，該地方再被征服，導入了新的省政。現代的新疆即所謂「新的領域」，乃自阿古柏事件被完全平定後的前一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自一八九五年起至九十六年，一直到最近的動亂，以在甘肅省東干之間所發生者，爲回教徒最後的暴動。當時和現在，這一地方都是西北地方的危險地點。其後，新疆和甘肅雖然不斷地仍有叛亂之火再燃的氣勢，但以中國政府和東干族領袖之間獲得了圓滿的協調，以致戰亂得以避免。這些東干族的領袖們，在國務上會享受到廣泛的自治、榮譽，以及崇高的地位。（直到現在他們仍在甘肅和青海繼續享受着）。

馬仲英與省軍閥之內亂

新疆最近的動亂是始於一九二八年，隨自一九一一年來的革命以來，統治着該省的前前任省長楊增新之死以俱來。楊增新統治新疆期間，在中國內地各省，經過了袁世凱當時以及其死後所繼續發生的地方軍閥割據時代，乃至華南的共產暴亂，國民黨的興盛，直到國民政府成立，他會經驗過隨民國成立而同時發生的一連串動亂。在中國這二十年的動亂期間，楊增新在新疆會成功地維持了舊帝制時代的行政組織和法律秩序，他把這「新領域」置於共和制中國黨派政治的局外。但當他追求實施完全的地方自治，並使新疆與中國其他省份實行分離政策時，他會被自己的個人利害所動。當他統治新疆時代的末期，中國的西北正由馮玉祥將軍和革命的國民軍所支配。楊增新一方面既對中國各省中國

國民黨的新運動，懷抱疑懼之念，同時，對俄國革命也同樣苦心積慮地抱着敬遠之心。

一九二八年楊之被暗殺，成了新疆內亂和革命時期的先驅。在其繼承人金配之下，當地土著和由漢人所主持的政府之間，發生了種種紛爭問題，並有繼續擴大之勢。一九三〇年，哈密舊維族王爺沙木胡索特逝世，省府金主席欲對該地方的地方行政工作，實行直接統治（實行「改土歸流」政策——譯者）。因此而引起了一九三一年哈密維族對新疆省政府的叛亂。當時甘肅有一位東干族的青年將軍馬仲英（自稱為第三十六師師長——譯者）。他曾為自衛而對西北的馮玉祥與國民軍相對抗。他和信奉同一宗教的哈密叛亂回教徒合流，率領麾下的甘肅東干軍，侵入新疆。

蘇俄人的干涉與馬仲英的失敗

馬仲英和迪化新疆省府方面之戰，在此後二年之間，雙方軍隊在天山北路的原野上，繼續成為一進一退的形勢。一九三三年之春，發生了導致東干敗北的事態。當時省軍因獲得了地方俄國歸化軍（帝俄軍隊逃入新疆而歸化為中國人之募兵——譯者）的武力支援，方得站穩，而尤為幸運地是由前年因在東北抗日越界，經鮮卑利亞而來到新疆的東北軍有力部隊所強化。同時省府金主席樹仁為地方政變所推翻，政權遂即落入現任督辦盛世才之手。他出身東北軍，曾服務於南京參謀本部，二年前來到新疆，在督署充參謀。他比起前任是既年青，又為強有力的人物，他對馬仲英繼續作戰。他因為有越界而歸國的東北軍之支援，而顯著地增強起來，但是真正使他得以擊敗東干入侵軍隊者，還是蘇聯當局的援助。他和蘇聯當局達成了某種協議，而在蘇聯方面，這時也正確定了要給中國軍閥一種決定性的援助。所以還未等到這年年終，蘇聯對天山北路的干涉，已有決定性的力量出現，馬仲英率領他部下軍隊，一齊向南疆逃遁。

因此動亂也就擴及南疆，該地的維吾爾族人和柯爾克孜，與東干合流而起，推翻了喀什地方由漢族所領導的政權。但於一九三三年春初，維族與東干之間，發生不和，嗣後該一年間，即由維族人所組織的政權，支配該地，而該處的東干勢力，則蟠據於喀什新城，亦即距舊城有六哩之遠的漢城。這時北疆仍對東干叛軍繼續作戰，馬仲英個人則於一九三四年初沿天山南路退却，抵達喀什，解了被包圍中的東干軍之圍，推倒了土著維族政權，奪取了地方政治的支配權。但喀什的東干政權是短命的。一九三四年七月，由東北軍和維族人所組成的省府聯合軍，抵達喀什，將東干驅走。東干軍不戰而退向葉爾羌與和闐方面，馬仲英本身則越境逃入蘇聯中央亞細亞，一世的驚駭，到此告一段落。

到迪化的使命

一九三五年，省軍和東干軍的熾烈戰鬥終了，新疆在盛世才的統治下，漸趨安定。除了南部和閩地方尚為東干軍所佔領外，盛的實力已及於全省。英國政府與這一新體制相結納，辦理交涉，為了英印和它恢復通商，就一切主要的

懸案和方策，實行與省政府研討，而決定派特別使節前往迪化，實際即在此一時期。英國對新疆所特別關心者，為新印的通商關係，印度商人在新的活動範圍，西北國境的安寧，以及自中國沿海地方英國商業進入新疆之有關情形。我們英國人在新疆，都是由一位由印度總督府所任命，且駐於距首府迪化幾有一千哩之遠的喀什總領事（當時是湯姆遜·格勞佛中校）為常駐代理。我們的計劃是格勞佛中校自任地前往迪化，一方面找則率英國駐華大使館之派（形式上新疆僅為中國之一省），循陸路指向內地旅行，並在該處碰頭。在與新疆省政府討議完畢之後，我們再一同前往喀什，找預定要自那裏經過印度，而返回英國。九月十四日自北平出發，在整整四個月之後，抵達德里。在這一段行程的未了部分，簡直是和時間相競爭。因為自十一月起，進入印度的達坂（險峻山口——譯者），一般都是到五月或六月全被冰雪所封閉，所以我無論如何恐怕必須在新疆過冬了。可是我找到春季一定抵達英國的希望所鼓舞，在嚴冬之際竟強行攀越了帕米爾和喀喇崑崙山，最後的喜馬拉雅山，乃是承印度總督府的好意，用飛機飛越而完成了這段旅程的。我最初自北平出發到綏遠是搭乘火車的。然後下一段橫貫蒙古新疆的二千五百哩行程，則係搭乘卡車，自喀什到吉爾吉特（克什米爾）的四百哩旅程，係騎小馬和徒步行走，自吉爾吉特往德里則利用飛機，就這樣完成了全部旅程。

讀者試一披覽地圖，便可知我所採取的汽車路線，乃是自北緯四十度之北，自北平通過內蒙，突破戈壁沙漠而至哈密，更自哈密而橫貫新疆，到迪化和喀什的汽車路線。

迪化與南京之關係

當時迪化和南京的關係，很不幸，它和中央政府與地方省政府之間，所應存在者，頗異其趣。盛世才和新疆的省政府對南京中央政府，表面上表示忠誠和服從。但在事實上，他們是完全獨立的，除了國民政府對新疆還多少有些影響之外，其他是絲毫不能染指的。這種事態，自然是導源於歷史和地理的情勢，這是在中華民國其他邊境所未有之見的情形，假如對外如無糾紛發生，自然也不會引起特別注意。如前所述，前省長楊增新雖在表面上未曾表明什麼分離主義的傾向，可是事實上新疆是由中國內地切離了的，當時他對北京的中央政府，是儘可能地少作接觸，就這樣統治了該省十有七年。楊死後，四周的情事已使迪化與南京之間，有了逐漸增加糾紛的傾向。在其後的四年間，新疆的中國政府當局，和東干之間繼續作了生死的鬥爭。實際上處於不能做任何干涉狀態之中央政府，在這場鬥爭之中，對雙方祇能持不偏不倚、靜觀結果的中立態度。一九三三年，南京中央政府曾派宣慰使黃慕松將軍和羅文幹博士入新，他們不但沒有任何成功的收穫，却使事態惡化，不可免地招致並提高了迪化與南京間的互相誤解和疑懼。因此盛世才及其同僚便隨變並強化了他的前任所採取的、和中國內地其他省分孤立起來的政策。因此無論中國人也好，外國人也好

如無新疆省政府的許可，任何人都不准進入新疆一步。而在很多場合，要想從這一地方脫逃出來，比進入這一地方為尤難。

與蘇俄的關係

正因為它和內地的關係緊張，相反地就必然和蘇聯發生地方親善關係的結果。這從地理和種族的理由，新疆和鮮卑利亞以及和俄佔中央亞細亞接近地方的聯絡，倘不因政治上的原因，故作人為的阻止，當然經常是特別親近的。新疆的土著人民，如突厥、吉爾吉斯、塔吉克和哈薩克（克）等，無論國境那方的人，都屬於同一系統，他們所操的，同是突厥語的方言。而若從地理的位置來說，它是面向俄佔的中央亞細亞開放，而背對中國本國，故在經濟上它是依存蘇聯的，而同時這種經濟的依存，在某種程度上政治影響隨之而俱來，也實屬迫不得已。這種政治影響，在最近幾年間所發生的事故以及與馬仲英的鬥爭方面，因蘇俄人的援助給予了迪化盛世才的關係，而異常強化起來。

新疆在內政上的這種狀態，不能不釀成糾紛。我之奉派到新疆，乃一九三五年早春所決定，同時也就向中國政府交涉，提出要求對我給予旅行上的方便。中央政府滿口應承地答應了我們的請求。可是當我們向盛世才和迪化省政府提出給予方便的請求時，中央政府接到了來自迪化懸懸懇懇拒絕入境的，令人無法滿意的遁辭。消息說該地的政治狀態不理想。南疆不僅惡疫流行，且盜匪橫行，局勢不穩，旅行者視為險途，恐難於保護。至該年八月，在余認為此項計劃已屬徒勞之際，新疆當局忽變更了一向的說法，同意我們假如要堅持旅行時，為了使我們容易達成使命，將竭盡所能保護途中的安全。

不管在這項曖昧的交涉和遲滯的背後，發生了什麼事情，反正我進入新疆的許可，就是這樣得來的。而自我越過邊界進入新疆之後，我和我的隨員以及湯姆遜、格勞佛和他的隨員們，也都受到了始終如一的一厚待，令人感動。

取得進入新疆護照難

我歸國之後，即對王立中央亞細亞協會的同僚會員，作了有關「新疆」的講演，又對王立地理協會會員作了有關「自北平到喀什噶爾的汽車路線」的講演。其後，我也曾接獲若干與我同樣計劃利用汽車到新疆旅行家的問詢。又在其後不久，我在夜間又接獲了次日即將前往中國的一位婦女的電話，詢問由平至喀有關搭乘汽車的旅行方法，以及一切必要的知識。我相信其所以能夠喚起這樣的關心，一定是由於我的講演，可是在另一方面，找不得不重伸警告——那就是，在此種旅行途中可能遭遇之種種肉體上的困難，如有適當準備，尚可容易克服，但政治上的障礙，比它尤為可怕，這在現在始終是無法克服的。找想這項警告是應於事先提出的。

第二章 準備

到新疆去的幾條路線

當我決定被派往新疆之後，馬上發生了怎樣纔能到達該處的問題。前往烏魯木齊（即迪化，回語爭鬥之意），可能有三條路線。其一是從印度的喀什米爾，經喜馬拉雅、喀喇崑崙山和帕米爾高原，而至喀什噶爾，自此更經南疆約一千哩的旅程，而至烏魯木齊。第二是橫貫中國的戈壁沙漠，而至哈密，再途經天山山脈而抵達烏魯木齊之線。第三條是經過鮮卑利亞橫貫鐵路及土西鐵路，而縱貫俄佔之中亞，出俄境經古查克（按應為阿亞古斯站，至新疆邊境塔城，又名楚古查克向有一段距離——譯者），自此改乘馬車或卡車，經準噶爾草原而抵烏魯木齊之道路。這三條路線之中，倘得蘇聯當局必要的許可和方便，則以經過蘇俄為最短且最容易，同時，祇要這一多少變態的地區情況略為常態，則一般認真要希望前往烏魯木齊之人，大概是不會採取其他路線的。自印度出發的路線和自中國內地出發的路線，並無大差。前者，在抵達新疆邊境之前，有與駱駝同行超越世界屋頂幾星期的行程，後者也一樣有橫貫戈壁沙漠的寂寞無聊之旅。可是因為我是在中國政府保護之下，自中國方面開始旅行，所以經由中國領域，採取通過戈壁路線進入新疆，是理所當然的。

汽車運輸的可能性

幾年之前，雖為期極短，但仍可利用歐亞航空公司之飛機，飛往迪化。這一中德合辦的事業，原以開拓自北平橫貫鮮卑利亞和俄國，而抵達柏林的空中航線為目的。但自與外蒙發生紛爭——該公司之一架飛機為外蒙所擊落——該項計劃即被擱置，歐亞航空公司乃不得不尋求經由新疆及中亞的歐洲航線。開往迪化的航機，經過幾次試航而告成功。但因馬仲英之亂而發生了障礙，不久復因政治困難之昇高，終於迫使使此項計劃歸於放棄。一九三五年，歐亞航空公司之飛機，祇能定期飛行事及甘肅蘭州之線，至此便無法前進了。

自中國內陸各省前往迪化，主要道路有三。第一為昔日的官馬大路，亦即經由山西甘肅的貨車路，但自一九三五年以來，已為在西北實行叛亂的共匪所封鎖。第二為通過外蒙古，沿阿爾泰山南麓的往日主要陸路，現亦因外蒙之封鎖，而無法利用。第三為在前二者中間的小路駝路，這是一條通過內蒙，橫貫黑戈壁而出哈密的道路。因最近通過外蒙的原來駝路被迫放棄，故這條最後的道路，已相當地被一般所利用。這條路線是由綏遠（厚和蒙特）到哈密，橫貫戈壁全域一千哩，所以它也是上述三條路線中最為困難的一條，可是從政治方面說，也是最為平穩的一條。因為甘肅的路線被封閉，它對我已成了唯一可資利用的路線。

柴德爾的準備

自最初起，我便決心要微驗一下汽車運輸的可能性。而且除了利用汽車以外，想要在秋季出發完成我的使命，並在運坂尚未封閉之前到達印度，幾乎是不可能的。我知道橫貫戈壁到達哈密的汽車旅行，在幾年前曾由中國國內傳道協會（內地會）的傳教士，完成了抵達迪化的旅行，一九三二年又有阿爾特博

士所領導的法國西特洛因卡車遠征隊，一九三四年則有由斯文赫定所完成的遠征。一方面，新綏長途汽車公司，現正在綏遠與哈密之間，經常行駛大隊卡車。但是關於到喀什噶爾之可能性，僅據傳說有幾條大河，尤其是喀喇沙爾和阿克蘇附近的河流，或將為難以克服的障礙，此外並沒有再得到任何適確的知識。當我進入新疆之時，看到俄國的阿毛牌載重卡車，屢在迪化喀什噶爾間行駛擔任運輸工作，而這一部分道路又多屬須通過戈壁，在汽車交通上是比較容易的，這纔使我知道了實際情況。

自從我與柴德爾鮑姆有了接觸以來，有關我在準備方面的許多困難，纔都得到解決。他是有名的瑞典人宣教師的家族之一人，他是以商人身分現任於綏遠之歸化城。G·柴德爾鮑姆乃在該年，亦即一九三五春，方自斯文赫定波瀾重疊的新疆汽車探險隊歸來，我能把有關旅行的一切準備，都交託他那精明強幹的人來處理，實屬幸運。所謂準備亦即選購兩輛載重貨物卡車及其預備品，以及由泥沙中拖救卡車所使用的特製千金、鶴嘴鏟、鋤、牽引用的鋼繩、厚板、繩席、以及其他用具，爲了準備在沙漠中貯藏途中所使用的汽油，必須使駱駝隊先行出發，至於食料品，蒙古帳篷、毛氈、羊皮以及其他在旅途中所必需的多數土產旅行用具之選擇。

政治的困難

最初，我規定九月末爲出發日期，但經過了許多準備的日子，反倒對能否如期出發，發生了問題。這本是現今計劃此種中國旅行時，經常發生的事，有關戰爭、騷擾、匪賊暴動的報導和謠傳，幾乎每天不斷地來到。中國共匪在山西和甘肅有新的暴動，並有向北向內蒙和戈壁線附近擴展之勢。而沿盜匪經常掠奪猖獗的綏遠和寧夏省境地區，大幫盜賊還正在企圖開始他們的行動。日本軍在內蒙東部的影響日益加深，而在該年夏季，於察哈爾暨偽滿邊境，因發生了一樁一名英國記者被殺事件，故對外國人實行封鎖。最後又有一項消息，說在綏遠地方，又與一位頑強的蒙古土爺之間，發生了糾紛。他和最近設置的內蒙政務委員會之間，發生了糾葛，而這正是我想要通過的內蒙地帶，他正想發動一下他獨自的小型戰爭。因爲情勢如此，故先行派出運送汽油的駱駝隊，在它能到達到最遠的地點，雖然自其出發以來，尚未經過充分時間，但我爲了避免因上述事態之發展所妨礙，以致陷於完全不能出發，故決定在其間立即啓程，通過內蒙的住民地區，而進入戈壁無人地帶。

乘火車到綏遠

向西北地方實行戈壁旅行的出發點，或爲綏遠，或爲張家口，這要看當時盜匪和政治情勢之如何以爲斷。至於我，因爲張家口以北的察哈爾地方禁止外國人遊歷，所以我祇得由綏遠出發。如依自然條件，自北平城門乘卡車向中亞進發，是可以的。不過，如利用平綏鐵路自綏遠啓程，則可以越過了南口之險，而免除了沿內蒙邊境三、四百哩險惡道路的困難汽車旅程。

遠征準備

九月十四日，我自北京乘火車出發，次晨抵達綏遠。在此地一個瑞典人歐貝爾克夫婦的親切家庭裏，過了數日，其間，在G·柴德爾鮑姆的援助之下，完成了出發的準備。在華北秋季晴朗的天空裏，陽光普照，夾雜着風沙，在歐貝爾克家的庭院中，紛紛雜陳着篷帳、汽油桶、食糧、廚房暨其他野營用具之中，還擁擠着蒙古族、漢族人、駱駝以及貨物卡車等物。有一整天是爲了給蒙古帳篷內部縫上毛氈裏子而過去。我們一共有三個帳篷，一個由我專用，廚房和隊員用者各一個。它們都是旅行於西北地方的最上等貨色，既輕而又容易張疊，各邊緣都用綿布縫成飛邊，像曳地的長裙一樣，依照形狀的比例，寬而又長。這是爲冬季旅程中使用的毛氈帳篷裏子，它能禦寒，可使帳篷成爲一個溫暖的家。又因它低低地臥在地上，比起直立的帳篷，遠能忍耐和抗拒蒙古的強風。

裝具與食糧

次日又因綏遠漢族人裁縫和旅行用品供應商人，來製做絨毛和毛皮旅裝，而消耗了一天。舉凡睡眠用的氈子、蒙古式的絨毛長靴、絨毛和長毛帽子、羊皮褲子、背心、袍子和睡袋等，均一一整備齊全。除了最後所列舉者之外，關於這些物品的採用，外國人也均可置信，因爲上述的裝具均屬拉駱駝人的整套旅行用具。譬如說，縱令這種羊皮上衣、褲子不是北平最新流行的手工，但做爲防寒被服，還沒有比它再好的。綏遠的羊皮，在全亞洲的貨色之中，也屬於最上的部類，它較之新疆和印度國境所生產的任何品種，都遠爲優越。唯有蒙古狼皮可製成比它更暖的大衣。

由於我在中國內地、西藏、蒙古和新疆等地，多年旅遊的經驗，我獲知土產的裝具，十中之八九均爲最上物品。人們雖也能花費多額的金錢，請歐洲的裁縫或旅行用品商，提供極爲高價的帳篷和耐風耐寒的服裝，但它們究竟不能像土產帳篷、毛氈以及羊皮等一樣，能夠很容易地抵抗蒙古冬季的酷寒。

這項原則，在食料品方面也同樣適用。新鮮的土產食料品，比較極爲昂貴的罐頭食品，結果遠爲容易過活。除了幾種如同茶、咖啡、砂糖、菓子醬、奶油、煉乳、牛油、鹽、發粉、固形湯、火柴、蠟燭、肥皂等類無法措辦的必需品外，我們的食糧，主要均由地方土產的麵粉、馬鈴薯、洋蔥及其他蔬菜類、土產的調味料和乾燥果實等所構成，除了羊肉和在路上所獵獲的東西，以及牛乳、奶油之外，在穿越蒙古戈壁沙漠，直到哈密的一千二百哩旅程之中，途中什麼都沒有得到。

遠征隊員

現在是我介紹和我同行的兩位蒙古人和三位漢人遠征隊員的時候了。第一個男子是塞拉特(Serat)——比較正確的發音應該是塞洛特(Cerol)，是因爲他在斯文赫定的著作之中，已由前者的拼音而成為不朽，所以我在此仍

舊使用前者的讀法。察哈爾蒙古人的塞拉特，原為拉爾遜氏的傭工，他在赫定博士的一九二八年暨一九三四年兩次探險之中，第一次擔任了駱駝領隊，第二次擔任了貨物卡車司機的角色。最初當他又觸及新疆旅行的問題時，塞拉特表示極為困難的樣子，他暗示當他最近一次和斯文赫定旅行新疆之際，可以說是備嘗艱苦，今後無論如何，絕不想再作馮婦。可是因為我對提供了經由印度安全返回的保證之後，他終於把同行之事答應下來。他的寶貴協助真是難以計算的。自從汽車由綏遠開出之日起，一直到騎着土耳其馬走進克什米爾的吉爾吉特止，他始終是我的右臂有力助手。我認為關於蒙古和新疆汽車旅行的各條路線實際而詳細的知識，應沒有比他再豐富的。後來我了解到，他不但對管理駱駝和馬匹乃至隊商和帳篷等諸多細節，都屬精通，同樣對福特牌卡車的機械裝置，也非常熟練。重要性僅次於塞拉特者，也是一位名叫喬木恰的察哈爾蒙古人，他是曾經瑞典人訓練過的汽車司機兼機械工。喬木恰和塞拉特一樣，在斯文赫定的最近探險工作中，擔任過一輛卡車的司機。他雖然要靠塞拉特的指揮，可是他不但是一位愉快青年，也是一位小心謹慎的司機和優秀機械工人。喬木恰也多少具有些繩帶和救急方法方面的知識，他也在旅程中為大家擔任了理髮的服務工作。

註：Sven Hedin: Big Horses Flight

在三位漢族人之中，有一位第一流的司機兼機械工郭淑明，是來自旅法華工團，十五年來他一直為我擔任司機。郭君和喬木恰輪班司機，因為他對中國字能讀能寫，所以他兼做了遠征隊一行的書記和會計。另一位是北平人呂貞麟，他專門做我個人的雜活。廚師劉國誼是綏遠人，他會由瑞典宣教師所訓練，習慣於蒙古邊疆的沙漠旅行。他所做的菜有在種類上雖然較少，但口味合適，在我旅途之中，始終覺得非常快速。中國人在飲食技術方面，是具有民族天才的。因此中國廚師，尤其是慣於帳幕生活之人，他們卻能在極端困難的情形下，做出來雖屬簡單，但却令人驚異的美好食品。除此數人之外，在一行之中還有在地方上臨時補充，並不在我們護照之內者兩人。一位是甘肅省的漢族人劉賈，也是參加過最近斯文赫定探險隊工作的一名隨行人員，一位是名叫高林克的蒙古人，剛從哈密回來。這一行，如某一能說美語的中國青年所給命的名一樣，是「一個相當美好的團體」。有點生來帶有悲觀性質的塞拉特，他是經常預想有最壞情形出現的，對於一切事宜，無不盡其最大努力。一行中任何人都未發生過爭執，而且任何人都對我忠實地服務，當事態逐漸惡化時，他們便發揮了真正的本領。

我們的汽車運輸

我們的運輸隊，由兩輛福特牌V8汽缸卡車所組成，而且都是在天津做效斯文赫定所使用過的型式，為長途跋涉而打造的車體。其中一輛是新車，在北平有相當於二百三十七英磅的價值。另一輛是在綏遠以一百五十磅的價款，購

自G·柴德爾姆的舊車。柴氏也是從斯文赫定博士的探險隊購進的。這輛卡車實為E·福特氏贈送給赫定的。這輛卡車的冒險，在赫定博士最近有關探險的著作中，描述得非生動。「依宰爾號」卡車——我給它這樣命名——的機器曾大壞了三次，最後迫不得已放棄於新疆沙漠之中，真使我失望。另外一輛新車，除不得不換一條彈簧外，途中幾乎輪胎都未曾爆裂，在完全狀態下，跑畢自綏遠到喀什噶爾二千五百哩的全程。關於此點根據我們的經驗，所得到的教訓是，使用於遠征事業，福特牌V8汽缸卡車雖最為優秀，但在這種旅行決不可倚靠舊車。在沙漠之中發生嚴重破損，真是重大問題，有導致破滅之虞。且戈壁旅行的艱苦緊張，和必須橫貫的土地之某些處所性質，說起來你必須把它當做應予置信之事。「依宰爾號」前年曾經跑畢全程，它的機構已不堪再度經歷這種艱苦緊張工作。

旅費

從經費方面看，在新疆利用汽車旅行的費用，要看汽車抵達目的地時的狀態，以及是否有在當地以很好的條件處分汽車的手腕而定。若為在良好狀態下抵達之新卡車，迪化和喀什的價格，較在平津購入的價格為尤高。所以祇要有普通的運氣，則旅途中的費用，便祇限於汽油和機械油錢，以及路上的通常費用而已。不過在處分卡車時，或許多少有些困難。其所以如此，因為新疆的汽車運輸為地方政府所獨占。這次我所保全的卡車，是由英國駐喀什總領事照購入價格收買過去。故政府支給我的赴喀什旅費（新津津貼另算），等於是「依宰爾號」購入費再加汽油、機油、食糧和裝具費用。這決不能算高價的旅行，而且假如「依宰爾號」若非不堪使用，那還是非常廉價的旅行。

傅主席

我們在綏遠逗留期間，頗蒙綏遠省傅主席的款待。他是山西人，在過去十年間的騷亂之中，華北的軍事、政治生活雖有轉變，但他的名聲迄無變化。關於此行的使命，他已接到中國政府的通知。當我請教他此行路途上是否平穩，或能否安全抵達新疆時，他僅保守地表示這要看我能受到新疆當局如何待遇而定。我預期他會在他所轄的省境之內，派遣衛兵護送。果真如此，恐怕還要發生運輸上的麻煩問題。可是他沒有那樣做。因此，我們就在沒有衛兵的情形下，走完了從綏遠到哈密最初的一千二百哩行程。

自衛用的武器

談到保護和自衛的問題，使我相當頭痛。這一點對今天在中國領域內的旅客，是一個困難而又複雜的問題。三十年前，當我初履此土時，在全大清帝國，任何人都可毫無武裝地，由各當地地方長官的使丁所護送，恐怕除了扇子和雨傘之外，不必再帶其他任何唬人的道具，便完全可以安全地上路。不久，一九一一年發生了革命，接着又有長期的內亂時代。盜賊的跳梁，日甚一日，法律與秩序蕩然無存。近年更因共匪的劫掠，紊亂情形，更形嚴重。因此旅遊於

中國國內之外人旅客，目前對他本人固屬危險，但同時對旅行人的本國當局以及中國當局，都構成了糾紛和憂慮的種子。爲了自衛而使用槍文的辦法，也不無疑問。槍文的使用，固可與前來攻擊之人戰鬥，可是它也能促成悲劇，或也可能招致麻煩的後果。因爲兵士和叛徒、盜匪之間，往往不易區別。至於我們的武裝，除了我用以狩獵的散彈槍以外，祇有三隻手槍，它們是放在司機台上的乾糧袋內，以便立可取用。但實際上，我們並未用過一次。僅有時在野營中的全體人員，爲練習射擊而開過槍，可是結果我們也獲得了，這對敵人固屬危險，但對我們本身也具有同等程度的危險之暗示。

新綏長途汽車公司

在綏遠逗留期間，找得與新綏長途汽車公司的經理接頭。這一由漢人所經營的大胆而進取的公司，它有一隊運貨卡車，在綏遠與哈密之間，作不定期的行駛。照他們的本意，當然喜歡能延長行駛到迪化和喀什，可是迪化政府基於傳統的排外政策，決無意允許新綏公司的車隊，由哈密再行前進。不僅如此，而且要前往哈密的旅客，在其自綏遠出發之前，必須首先獲得迪化省政府進入新疆的許可。同時，自新疆出境，大致也和入境一樣，而且有時還要困難。在這種情形下，要想把新綏公司的業務發達起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實際上，當時開往新疆的汽車，頗多載運東北軍人眷屬和財物前往哈密。但回程則幾乎全屬空車。照普通的運氣，由中國內地到哈密的一千二百哩路程，駱駝隊或貨車要兩個月至三個月可到，如用載重卡車，則可於兩週至三週之間抵達，中國和他們的商品在不斷地移動，世界上再沒有像中國人這樣認識近代運輸方法的價值，且能以利用者。這件事你可從任何中國鄉村的列車或巴士之中及其周圍，像蒼蠅一般所聚集的旅客，便可知其端倪了。假如新疆的政治狀態，能夠稍微好轉，則新綏公司的業務必大見發達，而它往返的貨運，也必能達到最大的限度，決非過言。新綏公司在東方遭到日本和它同謀的滿蒙偽組織之壓迫，

在西方又有蘇俄勢力的干擾，現已陷於苦境。雖然如此，可是找仍希望它能奮發努力，完滿成功。倘它能這樣排除無數自然的和人的障礙，則他們打算征服戈壁沙漠的勇氣和企圖，的確值得最高的讚賞了。

開釋古斯塔夫、柴德爾鮑姆的消息

將要從綏遠出發的前夜，G·柴德爾鮑姆忽接到一封電報說，拘留在迪化三年的親兄弟古斯塔夫，剛被釋放，自哈密搭乘新綏公司的汽車，踏上歸途，這真是一份好消息。幾年前我在北平賽馬場那種較為幸福的環境裏，曾與古斯塔夫會過面。他縱非最初駕駛汽車經由黑戈壁，和額濟納河前往新疆之人，但仍然可說是新疆汽車路線開拓者之一人。古斯塔夫於其幾次企圖駕駛汽車橫斷內蒙古的嘗試失敗之後，約於五年前，在平自某退職美國公使，買得卡迪拉克牌舊車一輛，和塞拉特一起自綏遠開往哈密。有一段砂原地帶汽車不能通行，始終成爲旅程的最大障礙，那是從甘肅省境通過阿拉善沙漠向北方延伸，越過內蒙古更擴展到外蒙的邊界。這時古斯塔夫和塞拉特，曾突破了外蒙的邊界，解決了沙漠的問題，不過爲了躲避外蒙邊界監視隊的眼目，必須以「全速力」出之。這是千鈞一髮極爲冒險的行爲，可是他們竟能順利地走過，平安抵達哈密。他們在回程，沿着外蒙邊界線——但係通過邊界線之右方（外蒙內）——他們發現了沙漠中的道路。自是以來，此路便爲其他探險隊所踏襲，而得見成功，而今竟發展成爲自中國內地通往新疆的定期汽車路線。其後，古斯塔夫駕駛當時新疆省主席所訂購的載重卡車，重到迪化旅行。當時正值新疆回教徒發生暴動和內亂，多少也和古斯塔夫、柴德爾鮑姆的工作發生了瓜葛關係，結果他在新疆被監禁了數年。迪化監獄是一個惡名載塗的壞地方，迄當時爲止，籲請釋放古斯塔夫的一切努力，悉歸泡影。因此G·柴德爾鮑姆聽到兄弟獲釋的消息，大感高興，他宜稱明天要和我们同往百靈廟。因爲他要在那裏等待，不久行將乘新綏汽車到來的古斯塔夫。

介評幾種罕見之有關蒙古論著

譚華

資料爲研究之根本，設無資料則一切研究均將成爲空談，自來研究有關蒙古者，每深感資料之不易獲得，有價值之資料尤難獲一讀，數年前，即如最基礎本而最有價值之元朝秘史一書，亦不易獲得，其後，雖有一、二書商將該書翻版影印出售，使研究者如獲至寶，惜乎售價奇昂，絕非一般窮苦之學者學生所能負擔，所幸未幾台灣商務印書館亦翻印此書，售價尚不及前者十分之一，造福讀者之功極偉；雖則如此，有關蒙古方面之論著，坊間仍不易見，筆者不揣簡陋，就下列有關蒙古之論著數種，略作介紹：

一、蒙古與中國

此書作者爲高博彥先生，民國十六年出版，全書目錄八頁，內文一百六十頁，爲鉛字排印，作者爲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國學研究部研究生，此書即爲其畢業論文，全書共分五編凡二十章，最難得者，乃作者對蒙古民族淵源一節，有極爲獨特之見解，歷來各書對蒙古民族之由來，每多認爲是我歷史上某一民族之後裔，即如經北洋政府明定爲國史之新元史，亦未能詳考群籍，逕予認定；「蒙古之先出於突厥」（見新元史卷之一，本紀第一序紀），此外，或言蒙古爲匈奴之後（見蔣智由之中國人種考等書，縱然時至今日，仍有作此認定者，如姚鳳岐所著蒙古概況一書，即直認：夏之獯鬻……秦漢之匈奴，……俱屬

「蒙古民族等是」，或認為蒙古為突厥之後，或認為與藏族同祖等……不一而足，使歷來研究蒙古者，對蒙古民族源流各執一論而莫衷一是，高氏則於此書中持獨特且極為中肯之看法，該書第二編第一章「蒙古族之源流」中稱：

「予意蒙古族自成吉思汗勃興，而其名始顯，否則雖有蒙古之名，恐亦隨同諸室草而混為一談，正可不必牽強附會而謂與某族相當，或實出於某族，不能以後者掩蓋先興者，而以後者統屬之，故蒙古之起源，逕以蒙古為特出之一族，與他族毫無連屬亦未為不可」

認為蒙古為自成一族之說法，寔出自高氏，而此點亦為「蒙古與中國」一書之最大特點。

其次，該書第三編第三章「帖木兒帝國之勃興及其與明室之關係」，敘述帖木兒之崛起，及其向東發展之情形，並曾通好於明太祖，該書稱：

「帖木兒之定察哈台汗也，為絕東顧之憂，通好於明太祖，兩國之使聘往來不絕」。

其後，復知明太祖崩後，明室內亂有所謂靖難之變，帖木兒「以為有機可乘。將大舉東侵，以恢復元室舊業。於是以前恢復及傳教為名，擁蒙古嫡裔脫古思帖木兒之孫本雅失里（本雅失里時在撒烏兒罕），率師二十餘萬東征，明成祖（即燕王）聞之，於甘肅方面大申警備，帖木兒渡錫兒河至訛打兒（永樂三年西元一四〇五）病死，其子孫爭國而起內亂，明室幸得免其侵略。」（引號內係該書原文，見該書頁六十三）。

帖木兒與明室之關係，一般著述多未論，尤其燕王棣率兵南下「清君側」自立為王，國基未穩，此時帖木兒果能率元裔東來而不阻於中途，則中原究竟入於何人之手，不無疑問，而元室或因此得以中興亦未可知，此又為該書之又一獨特之見解。

「蒙古與中國」一書在國內各圖書館均未之見，而坊間書肆更難購得此書，據筆者所知國內研究蒙古之學者專家亦甚少曾見過此書，惟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有此書。

二、蒙古政治考

此書撰著者不詳，亦未詳發表年月，全文約有一萬六千餘言，凡四章，統觀全文，意在喚醒國人重視蒙古問題，又從文內所叙各節觀之，其成文年代當在民國四、五年之交，此蓋該文起首即言：「蒙約將解決矣」，按我國與俄國交涉外蒙「獨立」問題，係在民國四、五年之交，此文最有價值者，適在於要求國人重視並研究蒙古地方政治制度，該文稱：

「竊以為蒙古之於民國，苟其他地為民國之一部，固有絕大之關係，即離而獨立，彼壤地相接至數千萬里，獨可於其政治茫而不究之乎？」

有此精闢而深入之見解，實屬難能可貴，該文距今將六十年，而今外蒙古與我國之關係較之民初尤為微妙，外蒙古雖號稱「獨立」且已混跡國際政治舞台，然究其實，不過蘇俄附庸傀儡而已，何得稱之為國？況且自撤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後，外蒙「獨立」已失其法理依據，其仍為我國領土，乃不爭之實，如是，則我國人對蒙古地方政治制度，能不作一深入研究乎？

該文首章為「政治上之蒙古概論」，簡叙蒙古政治之本質在於蒙旗自治，並略述各旗內唯札薩克之命是從，中央政府並未多作干涉，如該文稱：

「質言之，蒙古之民，純朴之民也，……其人民善服從，而旗長（即各族之首長）握有絕對之專制權力，外無何等之掣肘，……中央政府，雖有監督，然限於土地之開墾，與關於外交之問題，至於各旗內之行政，一任其旗長之隨意，更不加以干與，故各旗之首長，殆如一小獨立國之君主……」。

該文率直指出蒙旗地方自治之實際情況，亦多言人之所未言，對於研究盟旗省縣雙軌政制者，實深具參考價值。

該文第二章為「前清之中央及派遣官」，敘述理藩部及各將軍都統之職權，此章多據大清會典理藩則例而來。

第三章為「蒙古與中國本部各省之關係」，此章詳叙清廷在內蒙設置府、廳、州、縣之經過，及其與相關旗之關係，頗具參考價值。

末章為「蒙古政治自治之狀態」，對蒙古王台吉之由來頗有闡述，尤其對於蒙古女子爵位之由來，更為他書之所未見，極具參考價值，如該文作：

「對於女子，其爵位如左：

（一）郡主、親王之女。

（二）縣主、郡王之女。

（三）郡君、貝勒之女。

（四）縣君、貝子之女。」

該文未見單行本問世，但「民國經世文編」中輯有全文。

三、滿蒙古蹟考

此書作者為日人鳥居龍藏，為陳念本譯，商務印書館發行，全書二百四十五頁都三十三章，筆者偶經舊書肆見有此書，乃價購之，惜以封裝版權員已失，故未審其出版年月，但從此書序文觀之，鳥居龍藏氏完成此書之年為日本昭和三年一月，按昭和三年為西元一九二八年，亦即民國十七年，中譯本當在民國二十頃問世，距今也已四十餘年矣！

此書最大特色在於提供有關人類學方面之資料，尤以所附各種圖片，甚具參考價值，此書第二十四章題為「滿蒙民族及狀態」，對蒙古民族之在東北者，有較詳細之敘述，按鳥居龍藏氏認為在東北之蒙古族人可細分為：達呼爾人

、索倫人、鄂倫春人、巴爾虎人、布里雅特人及厄魯特蒙古人等六種，該書作者曾親到此一地區地調查，其結論固然頗多有助於對蒙古民族之研究，但鳥居氏發現滿洲文字及語言雖已不適用於其他地區，但卻盛行於此蒙古族人聚居區，鳥居氏稱：

「……滿洲語在滿洲已絕滅，滿洲人已不能用其語言會話矣，況文字乎？乃此處竟用已死之滿洲語，豈非奇事，……此處勤務之人員，概用滿洲語滿洲文字也」。

此點雖與蒙古無直接關係，但對研究滿族史料者，則為極有價值之發現。又此書第二十七章「滿洲東蒙古三大遺跡」，曾提出一項見解，該書頁一二九至一三〇會稱：

「由人類學上民族史上，調查滿洲與東蒙古時，有一最便利之中心點，即南滿鐵道線與中東鐵道線相合成T字形線之地也。以此T字形線為中心，其東、其西，由人類學民族學上言之，殆全為民族之區界，東部地方為古來通古斯民族（Tunguses）居住地：西部地方為蒙古民族（Mongols）居住地，此亦奇異之歷史地理學的區別也。……以上鐵道線，可謂區劃兩民族生活居住之舞台者也」。

鳥居氏此項看法，甚為獨特，但吾人若細究歷史，則又發現鳥居氏之看法頗合於歷史之實際情況，此亦該書較為獨特之點。

不過，歷來日人之研究我滿蒙者，雖用力頗勤，但往往別有居心，對製造我中華民族內部分裂亦往往不遺餘力，例如該書一〇二頁稱：「漢族之勢力，不僅侵入滿洲也；又侵入西部之蒙古民族土地」。按無論漢滿蒙回藏均為我中華民族之一分子，無論東北或內外蒙古亦均為我中華民國領土，一國之人民在其本國國土內自有遷徙之自由，何得稱之為「侵入」，睽其用意即在製造我國內各族系間之隔閡，吾人讀日本人著述對於此點應多加注意。

四、外蒙古

此書為劉虎如所編，出版年月及出版書局因該書封面封裏均已破損，無從辨識，此書亦筆者偶購於舊書肆，全書凡一百三十一頁都十六卷，全書雖無極深入之研究，但對外蒙古之一般情況，則有極詳細之介紹，例如第四章「外蒙古的地質化石和其他古物」，對外蒙古之地質即有如下之看法：

「外蒙古的地質，調查未詳；現在所曉得的情形，就是以花崗岩和變質巖為主，所以色楞格河諸支流所產金礦甚富，庶幾可與黑龍江、西伯利亞齊名。此外則雲母石英也時有發現，而且煤礦之產不在少數，那末古生界和中生界的地層大概一定不少。至於中部的戈壁沙漠，據大多數人的意見，以為這是大湖乾涸而成，而且以為此湖存在的時期當在於太古代和中生代，但是近來有人加以研究，則附近一帶並無那時代的巖石，由

此看來，湖迹之說，似乎又不足信了」。

此種說法頗為獨特而可信。此外，本書對外蒙古各主要都會如：庫倫、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等均有較詳細之記載，而對各部會彼此間之交通，亦有詳述，此為他書之所不及。此外，本書最足稱道者，則為譯自吉爾穆爾（Janes Gilmaur）所著與蒙古人同居（Among The Mongols）一書中之若干蒙古寓言，按寓言乃一民族文化之結晶，且為全民族所共同了解者，實為研究一民族所不可或缺者，本書譯錄蒙古寓言凡十五則，雖非全部蒙古寓言，然在史料難覓之今日，此項成就已屬彌足珍貴了，茲姑舉一則如次：

「一隻瞎眼的烏龜居於井底。另外有一隻烏龜居於大洋中，有一次作內地的旅行，忽然跌入這個井裏，這個瞎子就問他的新友之來處，答道：『由海裏來的』。這個居於井底的聽到海字，就在井中游了一個小圓圈，問道：『大洋之水是這樣大嗎？』這隻海裏的烏龜答道：『要大一些』，這井烏龜又游泳一周，差不多有井三分之一的大的大小，而且問：『海水是否如此大』。海裏烏龜答道：『還要大得多呢？』這瞎眼烏龜又問道：『那麼海水是否有全井一般大』。海裏烏龜說：『更要大點』。井裏烏龜說：『倘若如此，那麼海水怎樣大呢？』海裏烏龜答道：『你除了你自己的井水之外，永不會見過別種水，你的知力真是很小了，至於海洋，雖然你在其中歷有年所，你還不能見其一半，也不能達其邊際，而且這是完全不能和你的井水相比較了』。不料這個井底烏龜答道：『天下之水不能大似此井的，你不過是以廢話來贊美你的本鄉本土罷了』。此項寓言相信讀者必然聯想到「井底之蛙」寓言，而在蒙古則引出下列一句格言：

「小有成就的人，不能夢想大才的人之所成就，那些以一己之所知與一己之所能而自誇的人，與這井底的盲龜是一樣的」。

五、蒙古概況與內蒙古自治運動

本書作者方範九先生，於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初版此書，至十二月再版發行，為上海商務印書館所發行，至今已整整四十年，按民國二十年頃，全國甫經統一，而熱、察、綏、寧亦建省未久，內蒙古盟旗與省縣發生雙軌政治問題，於是內蒙古自治運動甚熾盛上，然而內蒙古各盟旗與熱、察、綏、寧四省同在一個地區，設若內蒙古自治，則相關各省其如何存在，因此內蒙古自治問題與相關各省之存在與否乃發生互相排斥之關係。本書對於內蒙古自治之原因、及交涉之經過有頗為詳細的敘述，尤以引用甚多官方文件更為難得，因限於本刊篇幅不多引叙，又本書共一百二十七頁，分上下兩篇，共十六章，亦筆者偶得之者。

編後記

本期編輯期間，適值 國父建黨八十周年慶典暨中國國民黨十屆五中全會開會，有關方面無不表示熱烈慶祝，因為中國國民黨是 國父所創建，而中華民國又為 國父和中國國民黨所創建，其間關係至為密切，可以說中國國民黨建黨的光榮史實，就是一部中華民國的開國史，自 國父建黨革命至建立民國，討袁護法，乃至完成北伐，抗戰勝利，廢除不平等條約，光復台灣，鞏固自由基地，積極進行反共復國大業，莫不為中國國民黨的奮鬥史，所以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是血肉相連、休戚相關的。我們今天來慶祝它，不僅要感謝和懷念它過去的豐功偉業，更殷盼它依憑憲政基礎，在實施地方自治，推行耕者有其田，農村經濟建設，社會福利措施等舉舉重大成就之後，再繼續努力，以達成實行三民主義，消滅匪偽政權，維護我傳統文化之目的。

現在的環境固然有許多艱難險阻，但創建民國也是經過十次革命方纔成功的，現在不僅我們黨的力量大過 國父革命時的千百倍，我們還有一個堅強反共的政府，祇要全黨同志一德一心，不屈不撓，努力奮鬥，必可獲致反共復國的最後勝利。

本期承趙尺子先生惠賜大作「十八世紀的鮮卑遊記」——圖理琛「異域錄」擇要新註一文，至為感謝。趙先生為治療癌症住院甚久，於烤鍋六十數十次後，口舌失味，咽喉不能進飲食，乃中途返家休養，但他在如此困頓情形下，仍不廢讀書，病中會讀兩部大書，一為何秋濤的朔方備乘，一為丁謙的蓬萊軒地理叢書，何丁二氏均給圖理琛的「異域錄」作註，惜不懂蒙文，致考不出原尾。今經尺子兄親加校註而成如此長篇，其為學之精神，至足欽佩！按張穆撰「蒙古游牧記」嘗引圖理琛奉使齎刺前往土爾扈特，及所經行地名，西清之黑龍江外記，亦嘗徵引圖理琛「異域錄」事，而日本地理學家今西春秋氏，則更推崇「異域錄」為「在中國地誌紀行中，稀見之雄篇」——今西春秋撰「校注異域錄」一。尺子兄精通蒙文，且對鮮卑地方素有研究，今茲所註，均為嘔心血之作，當可垂之久遠也。

本期除續刊哈教授之「至元譯語」字詞考釋外，並刊出胡格金台先生所譯「滿洲文獻小論」一篇，此為昔日在北平所及見之滿洲文獻目錄，並將羅馬字拼音改成滿文，從目錄中可以窺見滿清文化政策之一斑。胡先生為黑龍江省達呼爾人，他不僅仍說自己的蒙語，而且還通曉滿洲語文，證之本期懿華先生書評所引日本人類學上學家島居龍藏氏的說法，洵信而有徵也。懿華先生所評介的幾本舊書，其出版雖已甚久，然其內容均具獨特之見地，足資學者專家之參考。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四十八期

發行人：周 昆 田

社長：宋 念 慈

兼主編：宋 念 慈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台北縣新店十二張路107巷49號
電話：九一五二六五

印刷者：孚佑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襄陽路三十七號五樓
電話：三八六〇六五